



癡

MG
5226
553



3 2286 0189 8

目次

頁數

自己講話	一
倦息	一
暮山	五
在秋山上	九
宣誓	一三
赴戰	一七
哀我中華	二一
戰場上的血	二五
雨後的青巒上	二九

昨夜三更時候	三三
夜的頌讚	三九
海夜上	五七
館心	七一
這羞澀的女郎	七三
到伯利恆去歌	七七
在萬松亭聽松濤	八三
虛幻	八九
怨誰	九三
夢吻	九五

願你像隻金絲鳥	九七
傷懷	九九
在痛苦中	一〇三
世紀轉變	一〇七
前進	一一三
工業革命後	一一七
劇烈的表演	一二一
漆黑一團	一二五
苦悶	一二九
浮虜	一三〇

爆炸……………三九

自己講話

青春就這樣的從夢幻中渡過去了，如今所能抓住地只是當日寫在紙上所遺留下的綺麗熱情的歌唱。這歌唱到了現在連我都不承認是自己的了。

現在我雖然沒有飽嘗過身為奴隸所受的鞭笞，可是在這莫名的黑色的社會層裏我感覺得異樣的深刻的悲哀及苦悶，這悲哀及苦悶之於我，猶如負重的馬驢，連口氣都喘不過來在世路上奔馳。生活之如此，固難怪我詫意會曾經寫過這閒逸而綺麗的情緒去組成所謂詩的這類文字。

然而生活在這困苦中，爲什麼還在世上苟活？這點我決不承認我懦弱得較諸能自殺的還不如。因爲我雖然感覺着置身如在針針見血的當中，但我這樣的想：只要一個人心尙未死，不十足的麻木，而且還有不甘於壓迫，束縛而掙扎，奮起的決心，那末能解脫自己，以及幫同別衆一同解脫這壓迫，束縛的環境，也就是在於這些能受得苦，並且知道從苦中能掙扎，能奮起的人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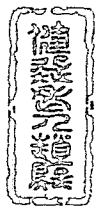
我不崇拜英雄，而且鄙棄英雄主義的囂張，誇大，但我覺得一個人也不應該把自己看作過於無用，自暴自棄。我呢，並沒有想到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而我却想着將身，並且願望別

衆共同跳出這地獄的人間的一個。過去完全沒有把這件事情做到，只看在這集裏處處可以見到女性的誘惑，青山綠水的陶醉，我承認閒逸生活的自我點綴居多。儻使今後我再有緣分在詩這方面致力，我情願把它當作了羣衆中的戰鼓！

躋青

十，二，一九三一。

倦 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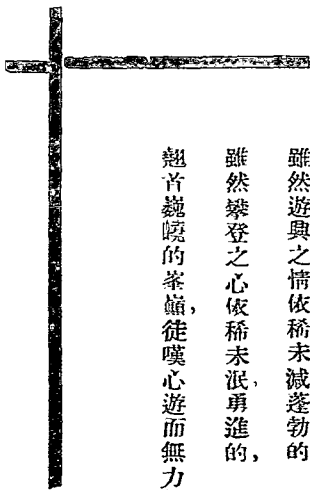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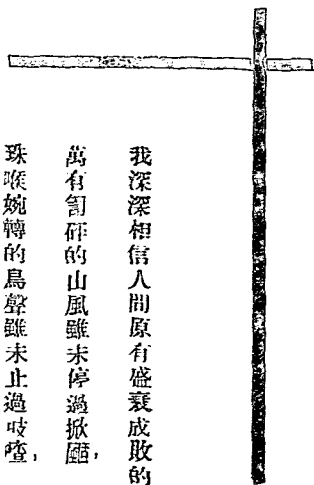
我力倦了，我倦息在玉華山腰的虬松下（註一）

雖然遊興之情依稀未減，蓬勃的，

雖然攀登之心依稀未泯，勇進的，

翹首巍嶺的峯巔，徒嘆心遊而無力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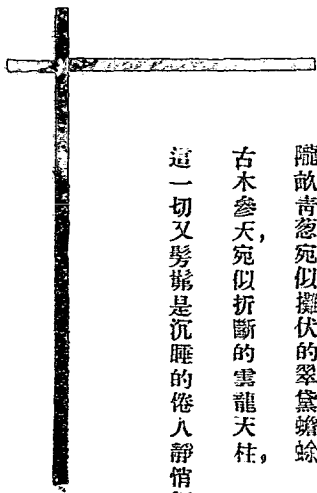


我深深相信人間原有盛衰成敗的常軌，

萬有匄殫的山風雖未停過掀颯，

珠喉婉轉的鳥聲雖未止過吱啞，

但是這一切的激動至終使我心冷意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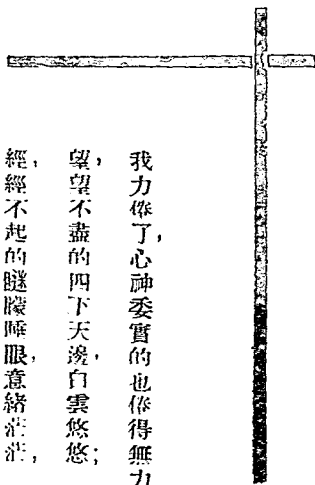


俯瞰下地看眼底環山迤下一切的烟雨，

隴畝青葱，宛似攤伏的翠黛蟾蜍；

古木參天，宛似折斷的雲龍天柱，

這一切又髣髴是沉暈的倦人靜悄無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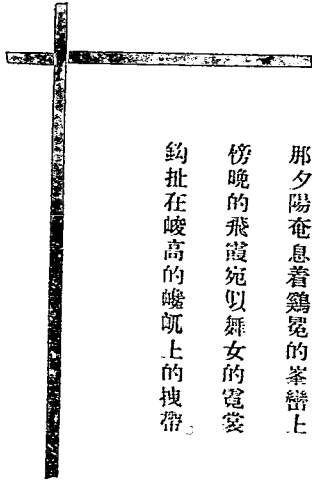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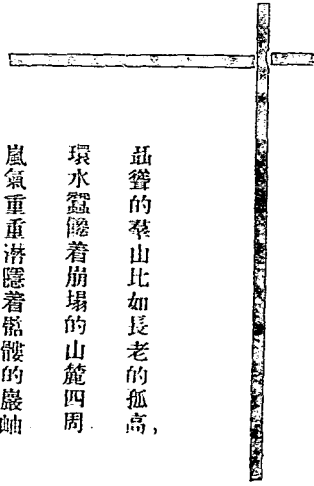
我力倦了，心神委實的也倦得無力掙扎，
望不盡的四下天邊，白雲悠悠；
經不起的矇矓睡眼，意緒茫茫，
試問誰知我倦息在玉華山腰的虬松下？

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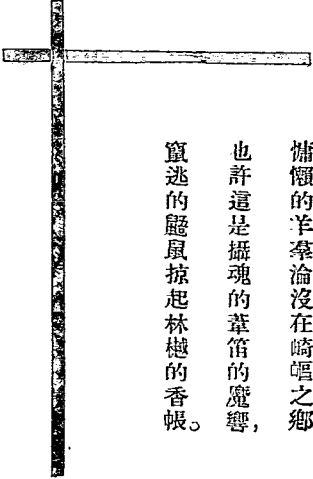
暮山

似有金銅的歌唱羣蜂嘤噲在
那夕陽奄息着鷄冕的峯巒上，
傍晚的飛霞宛似舞女的霓裳
鈎扯在峻高的巉峴上的拽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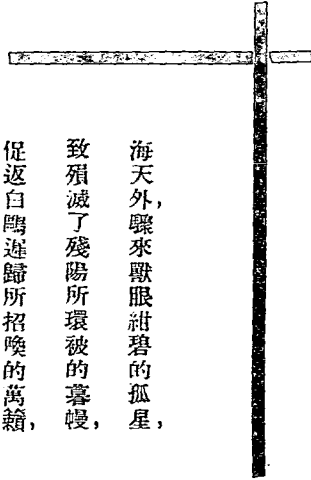




聳聳的羣山比如長老的孤高，
環水盪隱着崩塌的山麓四周，
嵐氣重重潛隱着骷髏的巖岫，
在山腰中模糊了綠石與松濤。



凝視的倦鳥已飛逝在懸崖上，
慵懶的羊羣淪沒在崎嶇之鄉；
也許這是攝魂的葦笛的魔響，
竄逃的鼯鼠掠起林樾的香帳。



海天外，驟來獸眼紺碧的孤星，
致殞滅了殘陽所環被的暮幔，
促返白鷗遲歸所招喚的萬籟，
穹蒼下一切都就次瞑目不醒。

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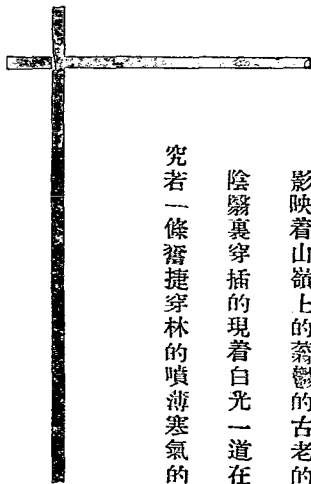
在秋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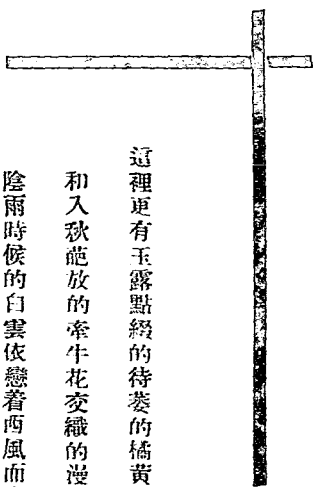
晨曦突出在天空上的淡抹的脂紅雲絮，

影映着山嶺上的蒼鬱的古老的柏樹；

陰翳裏穿插的現着白光一道在吐射，

究若一條褻捷穿林的噴薄寒氣的走蛇。





這裡更有玉露點綴的待萎的橘黃蔓草
和入秋能放的牽牛花交織的漫山道，
陰雨時候的白雲依戀着西風而竄奔，
嬌弱的花葉拱托着浮游的氤氣在氤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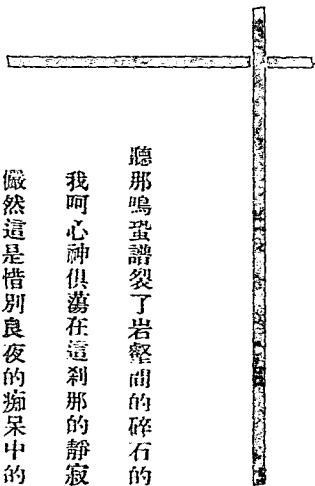


翠柏上滴不落七月雨滯所凝注的霧淞，

交枝下纏織着死蛛遺下的絲網玲瓏；

這裏前朝生來的妖褐的老幹幾千年，

風藉剝蝕的痕跡現着惡婦瘳笑的皺面。



聽那鳴蛋譜裂了岩壑間的碎石的裂聲，

我呵心神俱蕩在這剎那的靜寂幽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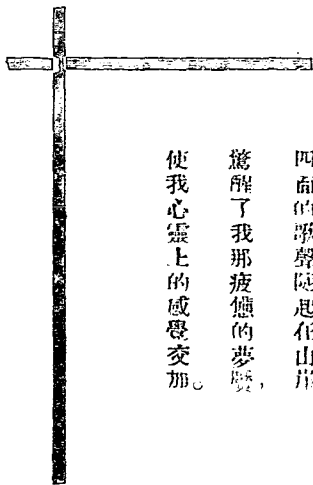
儼然這是惜別良夜的痴呆中的謔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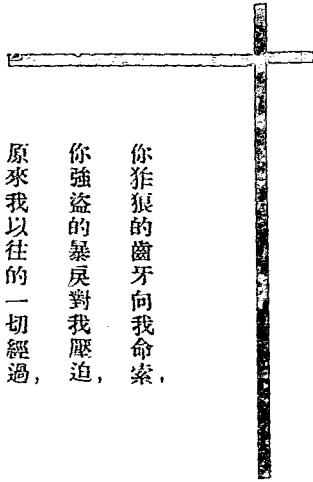
花朝間悠澹面緊追的節拍所歌的仙曲。

一九二六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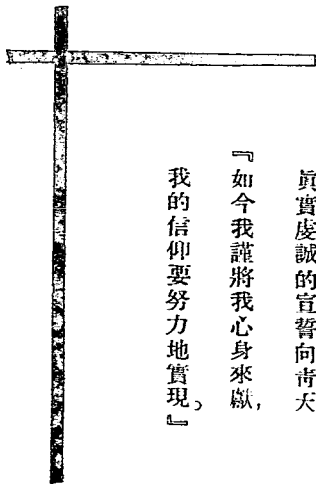
宣誓

晨風吹去了黑夜的薄紗，
四面的歌聲陡起在山崖，
驚醒了我那疲憊的夢魘，
使我心靈上的感覺交加。





你狠狠的齒牙向我命索，
你強盜的暴戾對我壓迫，
原來我以往的一切經過，
安逸在人類恥辱的枷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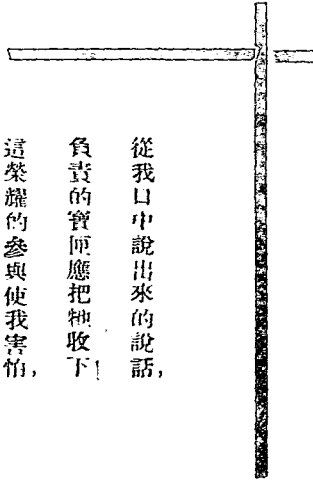


我站起來把忠勇的寶劍，

真實虔誠的宣誓向青天；

『如今我謹將我心身來獻，

我的信仰要努力地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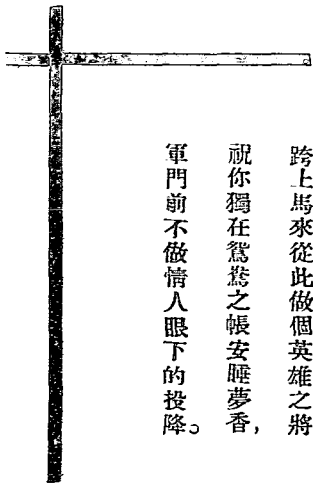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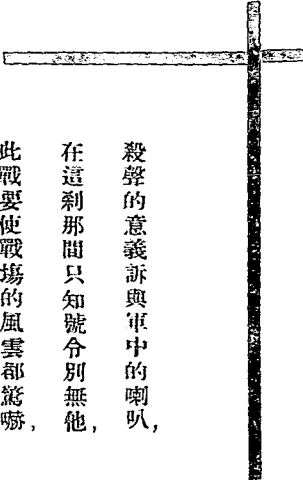
從我口中說出來的說話，
負責的寶匣應把牠收下！
這榮耀的參與使我害怕，
異日將棒獻着什麼一把？

十九，十二，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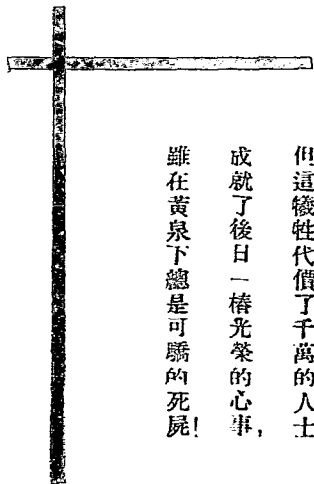
赴 戰

忍淚決絕的離別我父母之鄉，
跨上馬來從此做個英雄之將；
祝你獨在鴛鴦之帳安睡夢香，
軍門前不做情人眼下的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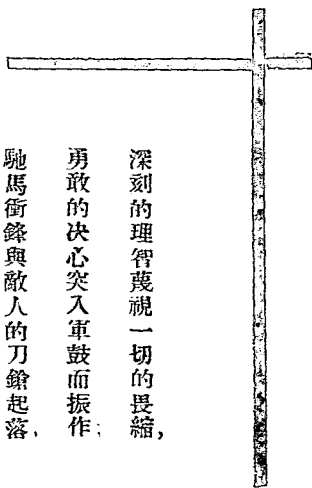




殺聲的意義訴與軍中的喇叭，
在這剎那間只知號令別無他，
此戰要使戰場的風雲都驚嚇，
要使敵人的頭顱落在我刀下。



不幸呵命運應在今番便戰死，
但這犧牲代價了千萬的人士，
成就了後日一樁光榮的心事，
雖在黃泉下總是可驕的死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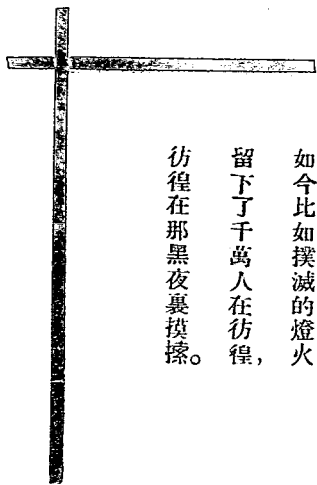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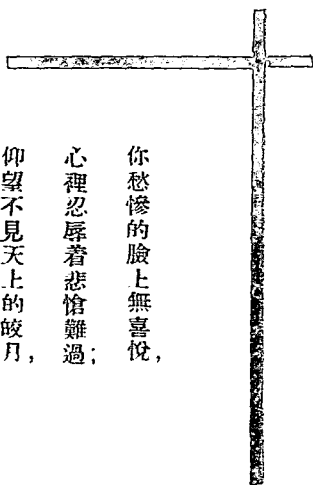
深刻的理智蔑視一切的畏縮，
勇敢的決心突入軍鼓而振作；
馳馬衝鋒與敵人的刀鎗起落，
願與我信仰的主義同葬一所。

二十，十二，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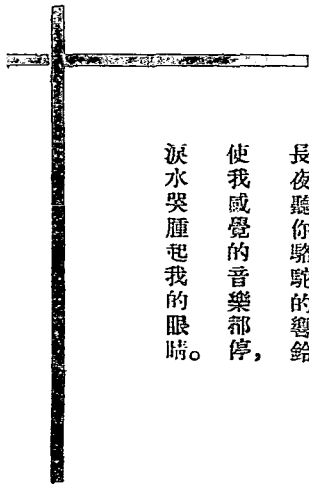
哀我中華

你往日的煊耀的榮光，
如今比如撲滅的燈火，
留下了千萬人在彷徨，
彷徨在那黑夜裏摸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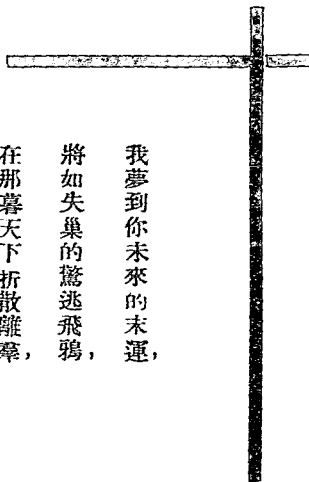




你愁慘的臉上無喜悅，
心裡忍辱着悲愴難過；
仰望不見天上的皎月，
古昔的明星隨風殞落。



我忍見你負重的使命，
長夜聽你駱駝的響鈴，
使我感覺的音樂都停，
淚水哭腫起我的眼睛。



我夢到你未來的末運，
將如失巢的驚逃飛鴉，
在那暮天下折散離羣，
唉，我的可愛的中華！

二七，二二，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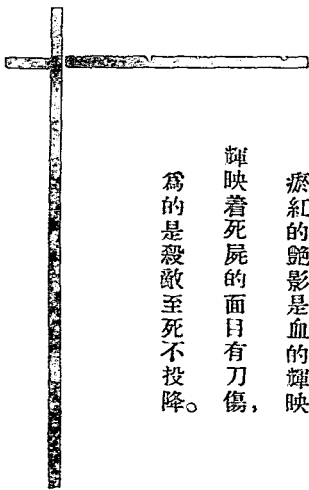
戰場上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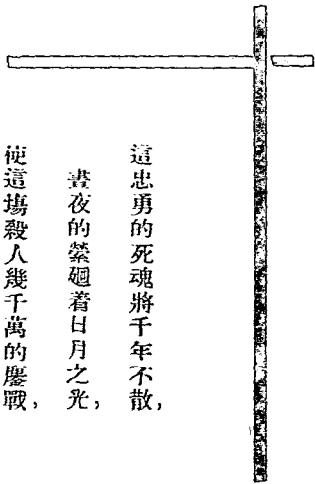
落日的餘暉漾照在戰場上，

瘀紅的艷影是血的輝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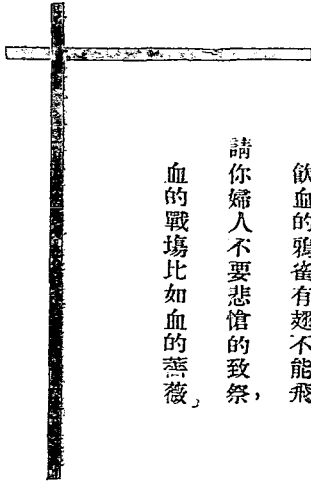
輝映着死屍的面目有刀傷，

爲的是殺敵至死不投降。





這忠勇的死魂將千年不散，
晝夜的縈迴着日月之光，
使這場殺人幾千萬的鏖戰，
在那後人的回憶中難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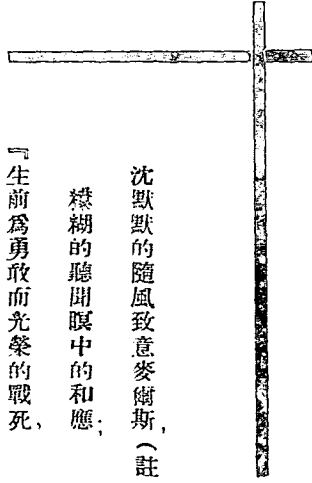


呪咀你殘酷的野狗無安寄，

飲血的鴉雀有翅不能飛。

請你婦人不要悲愴的致祭，

血的戰場比如血的薔薇，



沈默的隨風致意麥爾斯，（註二）

縷縷的聽聞曠中的和應，

『生前為勇敢而光榮的戰死，

死後將祖宗的寶血流淨。』

三十一，十二，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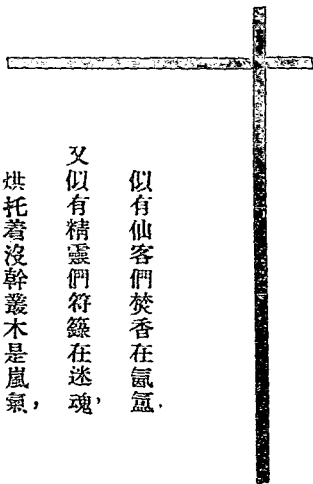
雨後的青巒

這是霽雨的新晴的時候，

雨煙瘴起在濕漉漉的虹頭，

分明辨不出接連的霧霞，

四下俯着青巒上的白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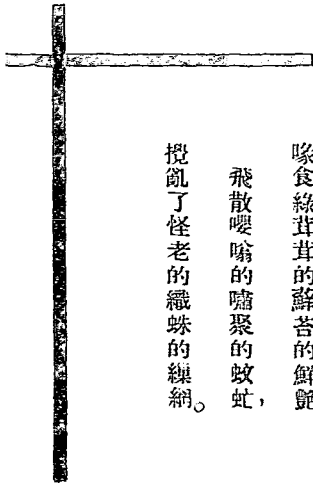


似有仙客們焚香在氤氳。

又似有精靈們符籙在迷魂。

烘托着沒幹叢木是嵐氣。

笑魘似的罩掩雲山是神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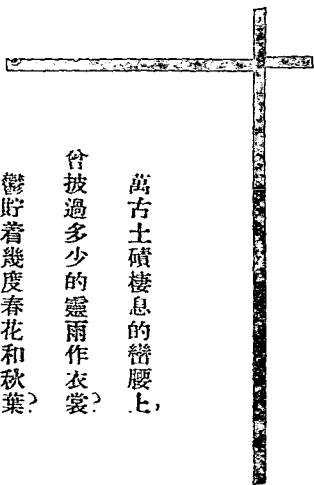


落下整碯晶石上的雛燕，

啄食綠茸茸的蘚苔的鮮艷

飛散嚶噲的嘯聚的蚊虻，

攪亂了怪老的織蛛的練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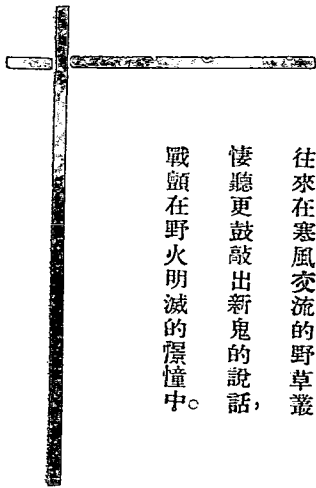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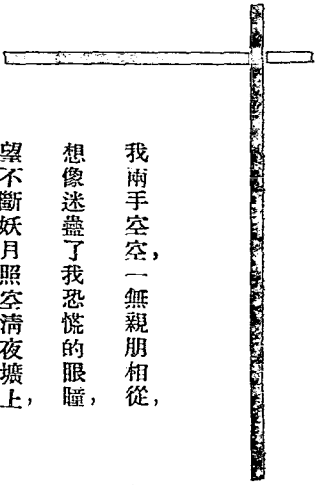
萬古土磧棲息的褶腰上，
曾披過多少的靈雨作衣裳？
鬱貯着幾度春花和秋葉，
馨芳誘到了新晴的金鳳蝶。（註三）

一九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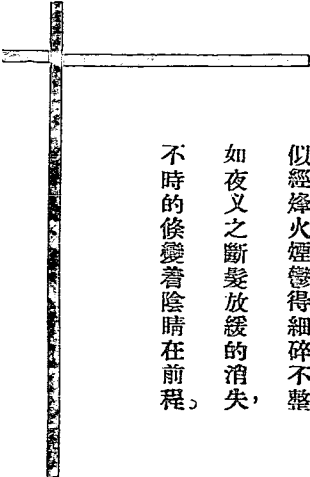
昨夜三更時候

昨夜我迷入瘠瘠的曠野中，
往來在寒風交流的野草叢，
悽聽更鼓敲出新鬼的說話，
戰顫在野火明滅的曠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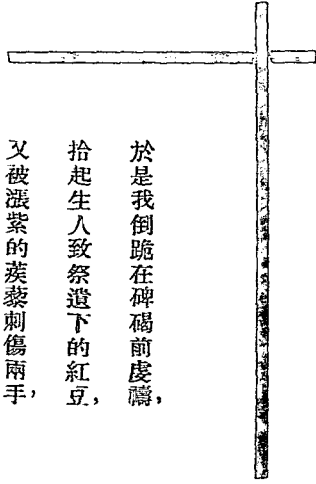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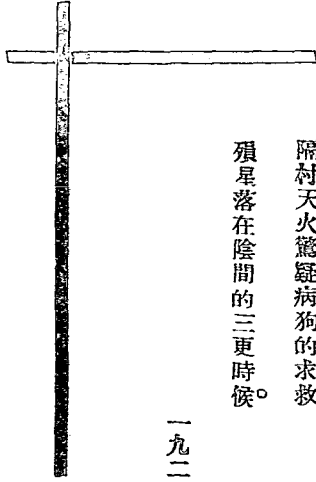
我兩手空空，一無親朋相從，
想像迷盪了我恐慌的眼瞳，
望不斷妖月照空清夜壙上，
飛落瓣瓣桃花在金谷之東。



閒雲，古代帝室朝服的象徵，
似經烽火煙鬱得細碎不整，
如夜叉之斷髮放緩的消失，
不時的倏變着陰晴在前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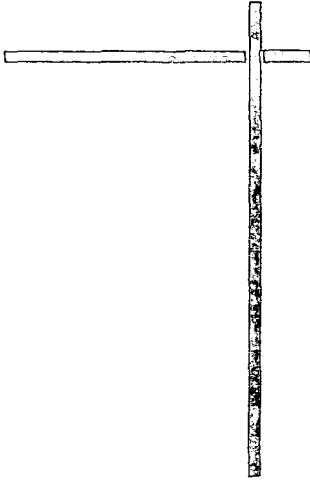


於是我倒跪在碑碣前虔禱，
拾起生人致祭遺下的紅豆，
又被漲紫的蒺藜刺傷兩手，
致遭冤魂故與我啣味咀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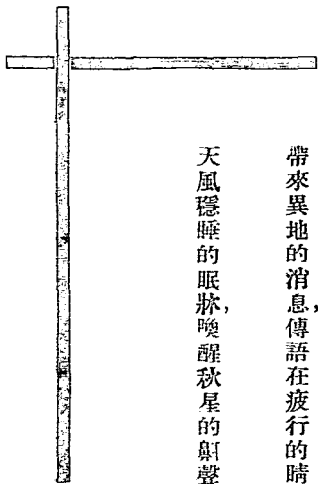
儼然這是醜鬼狡獪的安歇。
死寂寒林兀透婆婦的辱垢，
隔村天火驚疑病狗的求救，
殞星落在陰間的三更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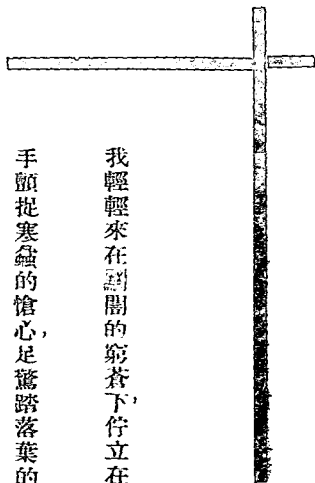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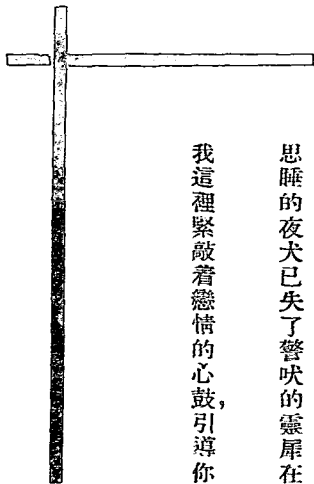
夜的讚頌

在這晦暝謎謎的冷夜深中，繁瑣的音海
帶來異地的消息，傳語在疲行的晴雲上，
天風穩睡的眠牀，喚醒秋星的顛聲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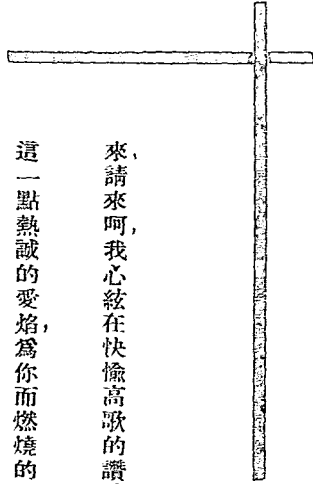
我輕輕來在剝開的窮蒼下，佇立在沈思，
手顫捉寒蟲的愴心，足驚踏落葉的幽魂，
無意中，馳騁的幽情放緩在夜的暝化時。



我的靈魂，來呵。輕輕地來在無人知覺中。

思睡的夜犬已失了警吠的靈犀在催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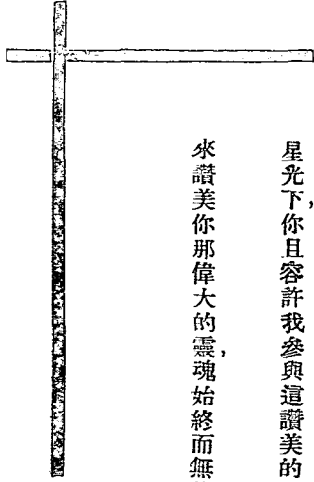
我這裡緊敲着戀情的心鼓，引導你行踪。



來請來呵，我心絃在快愉高歌的讚美你；

這一點熱誠的愛焰，爲你而燃燒的愛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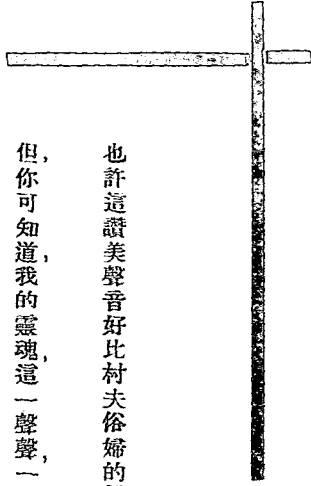
使我像神秘的音樂從天際上來讚美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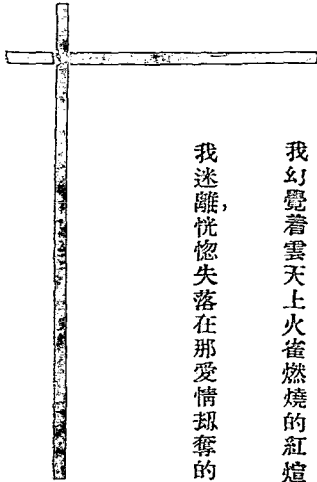
我顧不到我是凡夫不是，該讚美你不該，

星光下，你且容許我參與這讚美的歡會

來讚美你那偉大的靈，魂始終而無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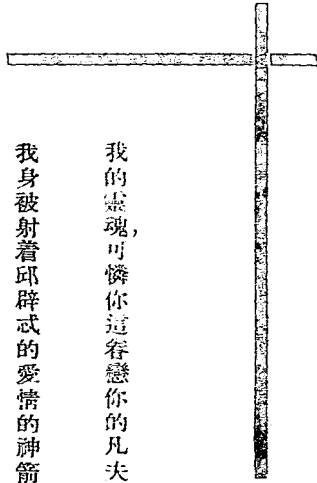
也許這讚美聲音好比村夫俗婦的俚語，
但，你可知道，我的靈魂，這一聲聲，一句句，
却是我熱烈的心火所炸燎出來的句語。



慚愧了！我血脈裡突起長見女人的蹩縱，

我幻覺着雲天上火雀燃燒的紅燈燭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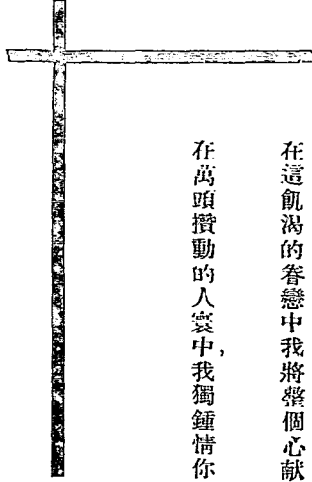
我迷離，恍惚失落在那愛情劫奪的手中。



我的靈魂，可憐你這眷戀你的凡夫的我！

我身被射着邱辟忒的愛情的神箭一枝，（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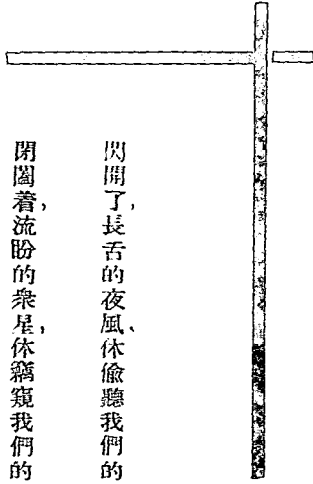
我的靈魂，你且應許我那希路之夜約哦！（註五）



在這夜會之約，我將拉抱着新生的飢渴。

在這飢渴的眷戀中我將整個心獻與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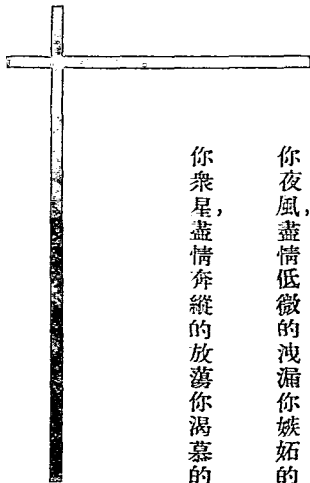
在萬頭攢動的人寰中，我獨鍾情你一個。



閃開了，長舌的夜風，休偷聽我們的密語！

閉闔着，流盼的衆星，休竊窺我們的俱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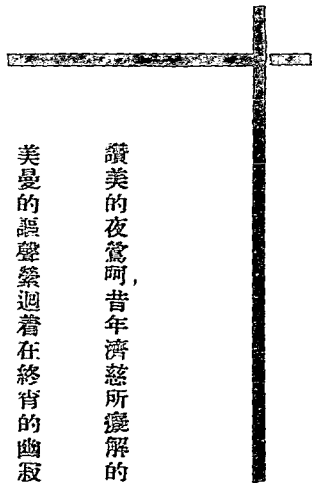
天上人間，一切都莫在這剎那間來參與！



直到我們微笑中泛現了美曼的舒暢後，

你夜風，盡情低微的洩漏你嫉妬的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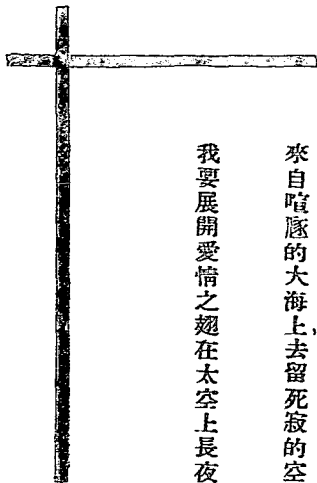
你衆星，盡情奔縱的放蕩你渴慕的情竇。



讚美的夜鶯呵，昔年濟慈所變解的歌喉，

美曼的鶯聲縈迴着在終宵的幽寂林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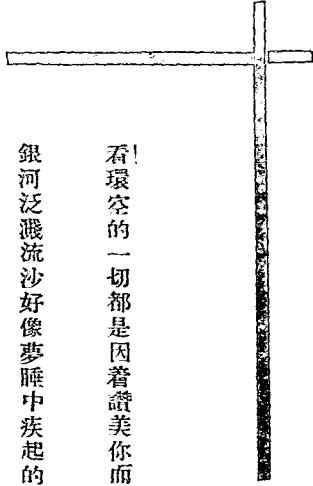
我要寄託深心樂極的讚語在你的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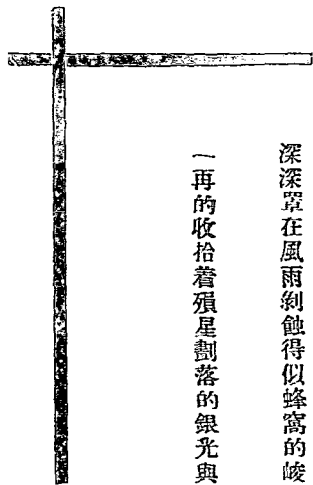
傳情的遊雲呵，昔年雪萊所詩歌的天紋，

來自喧嘩的大海上，去留死寂的空山中，

我要展開愛情之翅在太空上長夜飛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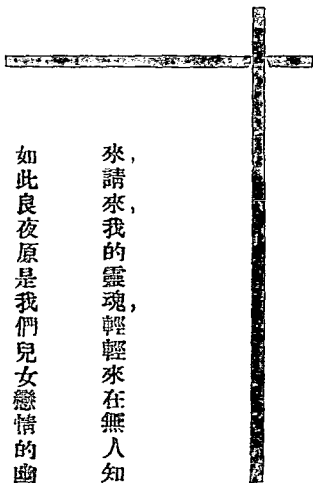
看！環空的一切都是因着讚美你而安就，
銀河泛濺流沙好像夢睡中疾起的嬰孩？
露釀的香液私猜着人間的精神的美酒。



側倚天邊的夜瀉直似山柏的蒼鬱翳影，

深深罩在風雨剝蝕得似蜂窩的峻巖上，

一再的收拾着殞星劃落的銀光與流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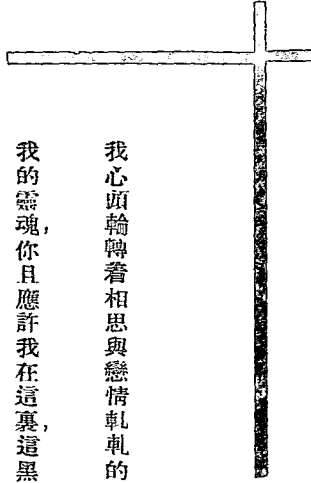


來，請來，我的靈魂，輕輕來在無人知覺中，
如此良夜原是我們兒女戀情的幽會時，
願你嫵媚的笑渦允與我時刻的相隨從！

從你明眸裏漾泛珠珀似的溜溜的曙光，

致招起人間好似青燈倏滅的縹渺迷樓，

倏忽接觸到我思路百出的靜定的狀況。



我心頭輪轉着相思與戀情軋軋的苦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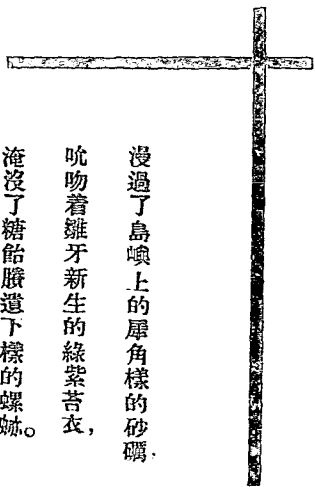
我的靈魂，你且應許我在這裏，這黑夜裏

狂放着我內蘊的心情來讚美你，讚美你。

一九二七年春

海夜上

夜潮喘翻着翡翠崩碎樣的激浪，
宛如十個手指頭搔抓的盪急；
晚風追逐着波上柔綏的銀漪，
吞吐着似有潛蛟的鬚鬚在探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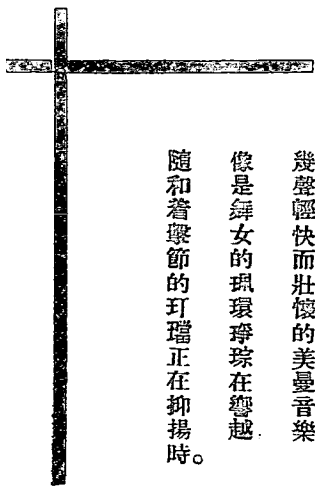


漫過了島嶼上的犀角樣的砂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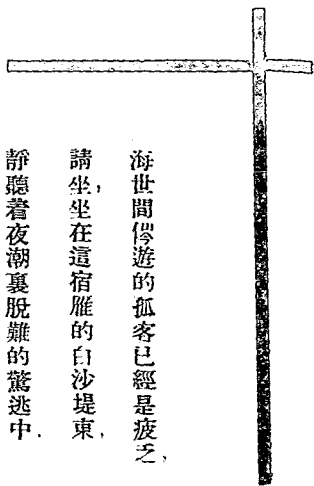
吮吻着礁牙新生的綠紫苔衣，

淹沒了糖飴賸遺下樣的螺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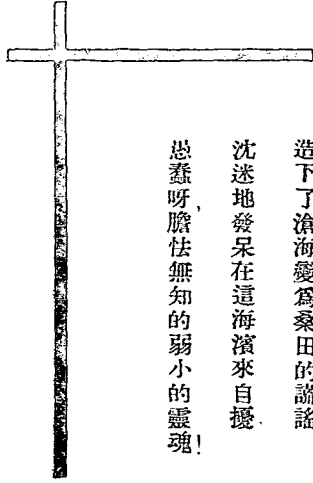
散綴着蓬編的縷縷水草爲蓑笠。



訴一訴你晚來的衷曲，我的海世，
幾聲輕快而壯懷的美曼音樂，
像是舞女的瓊環琤琮在響越。
隨和着樂節的玎璫正在抑揚時。



海世間傳遊的孤客已經疲倦，
請坐，坐在這宿雁的白沙堤東，
靜聽着夜潮裏脫難的驚逃中，
石罅隙下，有薄霧的青蟹在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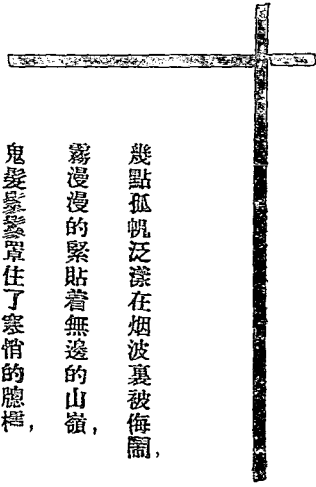


領會到銀魚落魄的神色在竄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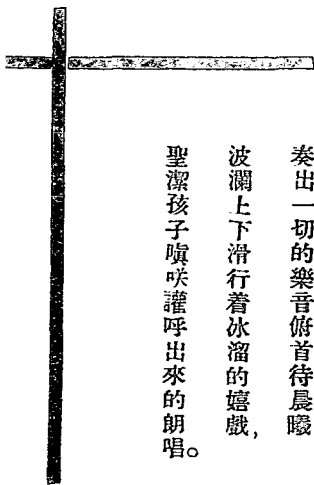
造下了滄海變爲桑田的謠語！

沈迷地發呆在這海濱來自擾。

愚蠢呀，膽怯無知的弱小的靈魂！



幾點孤帆泛濺在烟波裏被侮鬧，
霧漫漫的緊貼着無邊的山嶺，
鬼髮鬖鬖罩住了寒悄的牕櫺，
閃爍着紅燈隱約的山影與海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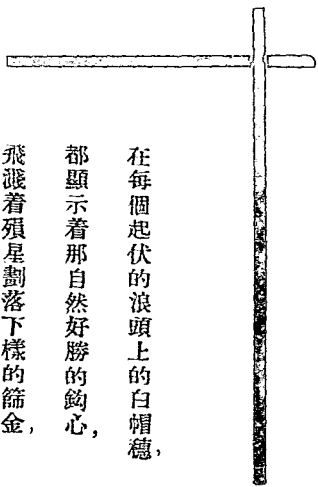


似在濤聲中有那瓦特絲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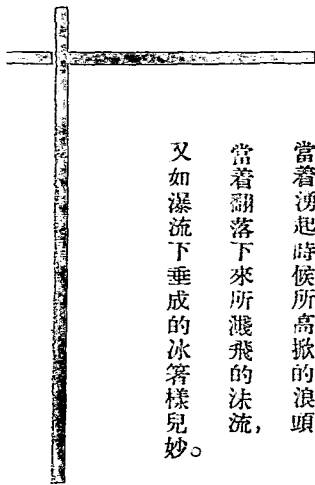
奏出一切的樂音俯首待晨曦；

波瀾上下滑行着冰溜的嬉戲，

聖潔孩子嗔味謹呼出來的朗唱。



在每個起伏的浪頭上的白帽穗，
都顯示着那自然好勝的鉤心，
飛濺着殞星劃落下樣的篩金，
從沒有示弱過與人世間的氣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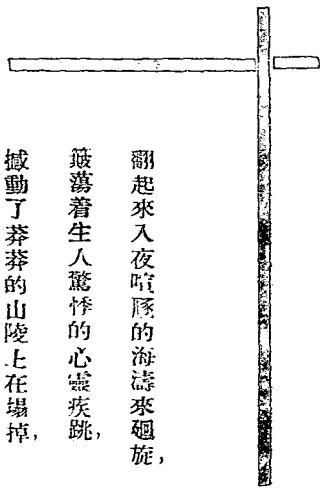


好似白沫高砌成的寶塔樣兒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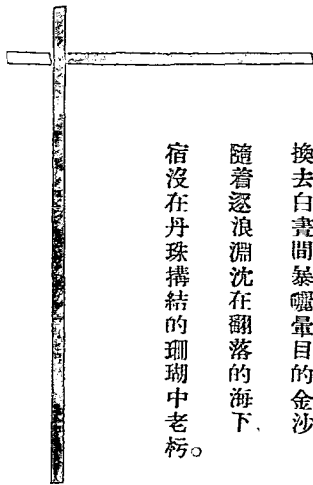
當着湧起時候所高掀的浪頭，

當着翻落下來所濺飛的沫流，

又如瀑流下垂成的冰筍樣兒妙。



翻起來入夜喧騰的海濤來廻旋，
簸蕩着生人驚悸的心靈疾跳，
撼動了莽莽的山陵上在塌掉，
漫漫長夜中，天闕在旋轉，在暈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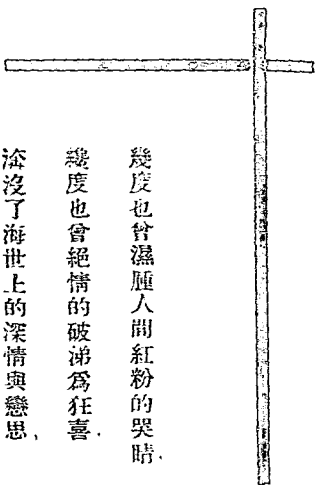


冲刷到沙滩上来的死蛤的贝壳，

换去白晝間暴曬暈目的金沙，

隨着逐浪淵沈在翻落的海下，

宿沒在丹珠構結的珊瑚中老朽。



幾度也曾濕腫人間紅粉的哭睛。

幾度也曾絕情的破涕爲狂喜。

湮沒了海世上的深情與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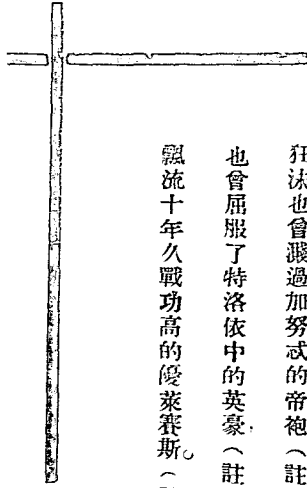
此間曾易變過郝爾甘尼的原形。(註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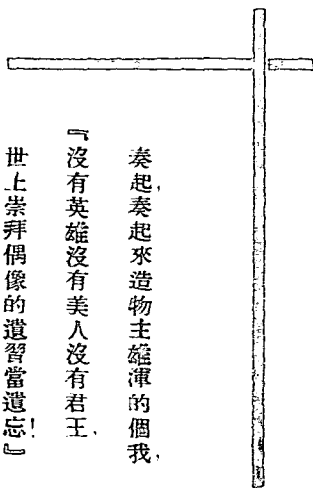
誰掌轄此間君王的詔音與聖旨，

狂汰也會濺過加努忒的帝袍；（註十）

也會屈服了特洛依中的英豪；（註十一）

飄流十年久戰功高的優萊賽斯；（註十二）





奏起，奏起來造物主雄渾的個我，

『沒有英雄沒有美人沒有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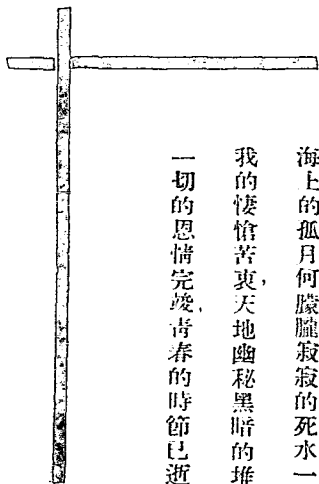
世上崇拜偶像的遺習當遺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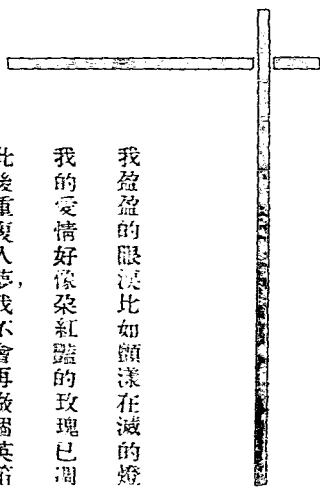
歌唱，歌唱着醒來的凱旋的高歌。

一九二七。

愴心

黝黑蒼穹，劃落英雄的金箭，殞星流空，
海上的孤月何朦朧，寂寂的死水一泓，
我的悽愴苦衷，天地幽秘黑暗的堆存，
一切的恩情完竣，青春的時節已逝損。





我盈盈的眼淚，
如顫漾在滅的燈盞，

我的愛情，
好像一朵紅豔的玫瑰，
已凋殘。

此後重復入夢，
我不會再做個英笛美！
（註十三）
消受女人的鍾愛，
在漠漠的山坳，
水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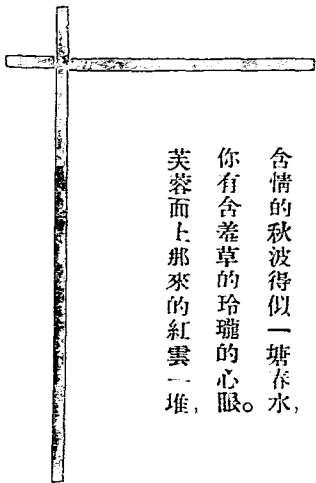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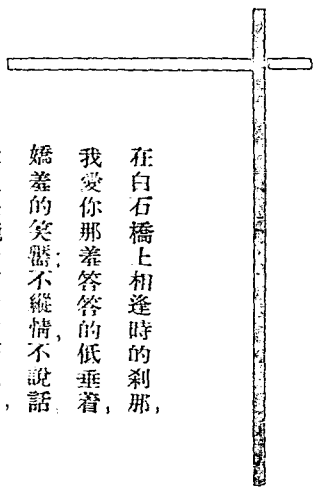
你這羞澀的女郎

——給靈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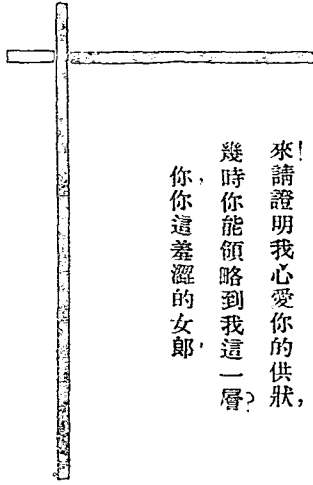
你，你這羞澀的女郎！

黛眉消瘦得像是兩道烏煙，
含情的秋波得似一塘春水，
你有含羞草的玲瓏的眼。
芙蓉面上那來的紅雲一堆，





在白石橋上相逢時的剎那，
我愛你那羞答答的低垂着，
嬌羞的笑靨，不縱情，不說話，
煞像是飽陽下的美麗花朵，
你，你這羞澀的女郎！



羞態原是生命的自有醜態，
盎籠的羞態是蓬勃的熱情，
來！請證明我心愛你的供狀，
幾時你能領略到我這一層？
你，你這羞澀的女郎！



你，你這羞澀的女郎！

你是不是那個嬌羞的蓮芬？（註十四）

我是爲美麗所感的愛波羅，

我愛你嬌羞的童心的天真，

請，請莫把我的戀情給錯過！

一九二七。

到伯利恒去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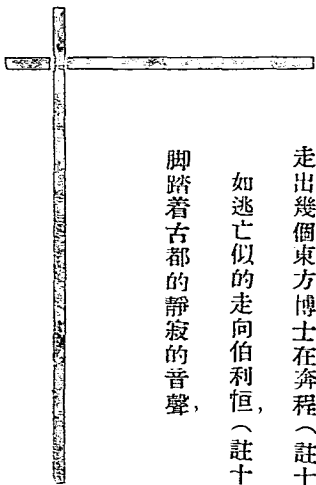
——記耶穌誕生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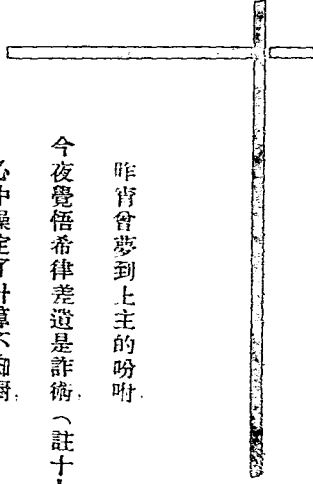
夜色黑黑的耶路撒冷，

走出幾個東方博士在奔程，（註十五）

如逃亡似的走向伯利恒，（註十六）

脚踏着古都的靜寂的音聲，





昨宵曾夢到上主的吩咐。

今夜覺悟希律差遣是詐術。（註十七）

心中操定了計算不踟躕。

急忽忽的趕到那伯利恒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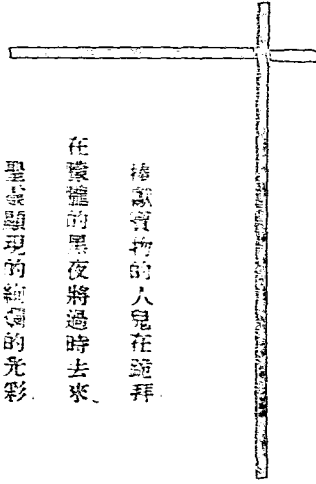


以色列民王應在今夜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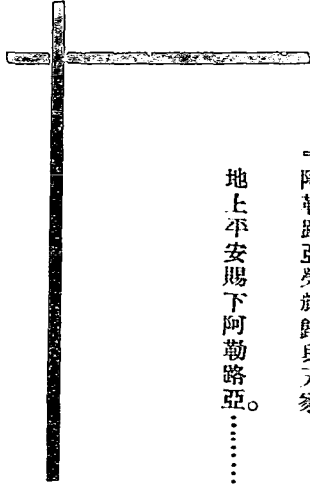
天空出現燦爛的明星禎祥（註十八）

驚覺了半夜郊野的巡羊

在郇山上突起歌聲來讚揚（註十九）



捧獻寶物的人兒在禮拜
在晨曦的黑夜將過時去來
聖靈顯現的絢爛的光彩
一夜間在嬰孩誕生的所在。



『阿勒路亞榮耀歸與天家，

地上平安賜下阿勒路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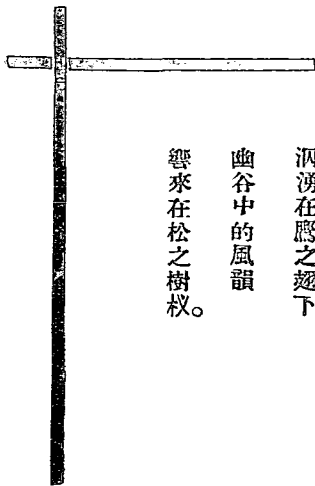
在萬松亭聽松濤（註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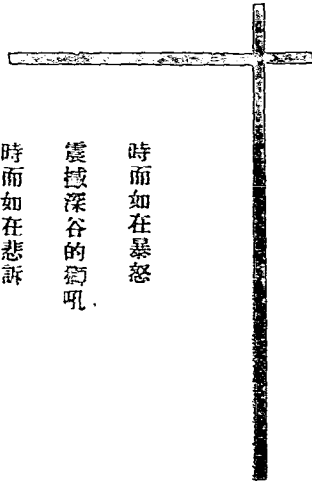
青宵上的游雲

洄湧在鷹之翅下，

幽谷中的風韻

響來在松之樹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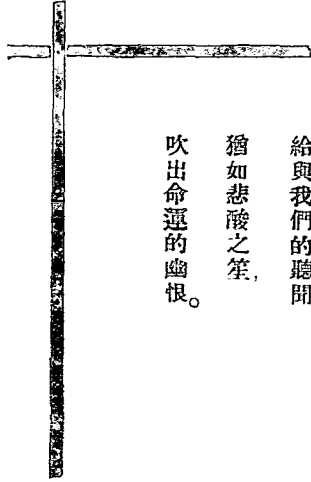


時而如在暴怒

震撼深谷的獨吼

時而如在悲訴

長嘯一聲的哀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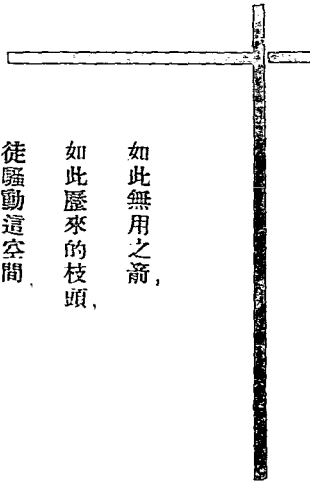


這不諧和之聲，

給與我們的聽聞，

猶如悲酸之笙，

吹出命運的幽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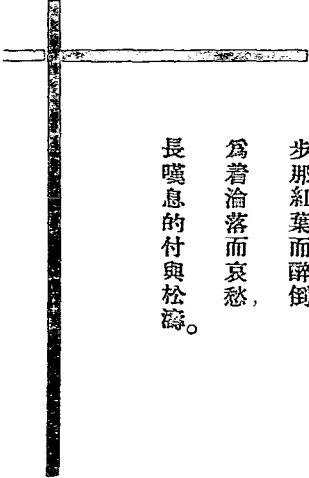


如此無用之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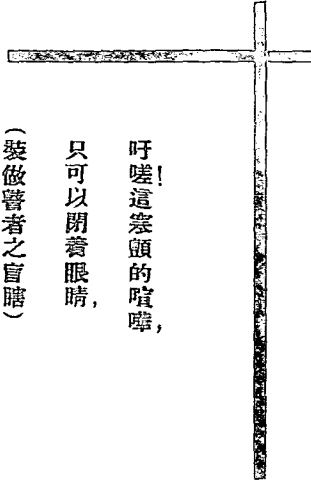
如此壓來的枝頭，

徒騷動這空間，

使清靜變爲紛擾。



這時萬物已中醜酒，
步那紅葉而醉倒，
爲着淪落而哀愁，
長嘆息的付與松濤。



吁嗟！這寒顫的喧嘩，

只可以閉着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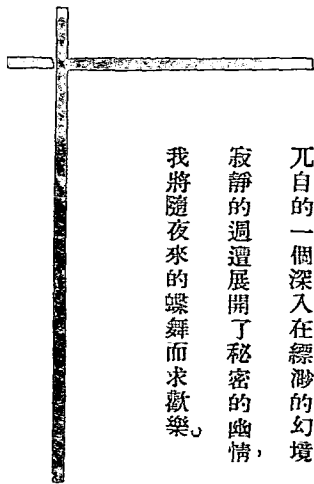
（裝做聾者之盲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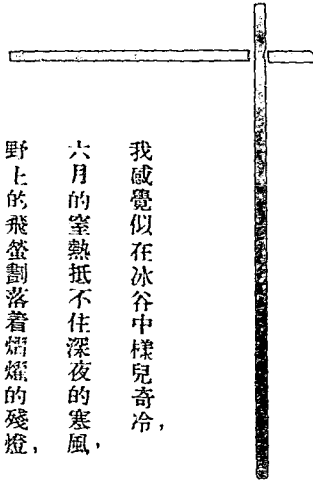
何須再見到那形影？

一九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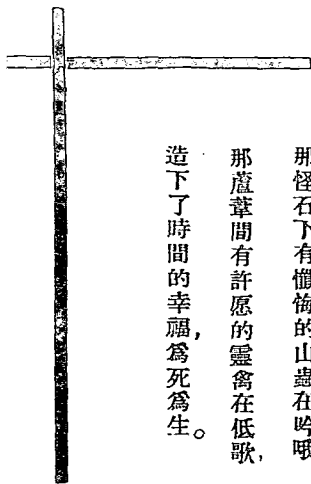
虛幻

我披覆了滿身的玉潔的月色，
兀自的一個深入在縹渺的幻境；
寂靜的週遭展開了秘密的幽情，
我將隨夜來的蝶舞而求歡樂。





我感覺似在冰谷中樣兒奇冷，
六月的室熱抵不住深夜的寒風，
野上的飛螢劃落着燦爛的殘燈，
九天玄女撒下一把白霧濛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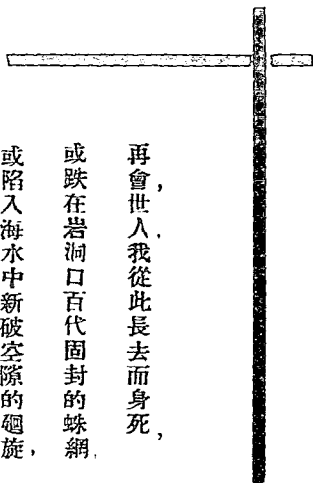


在這流動的建築裡悠揚音聲：

那怪石下有懺悔的山蟲在吟哦，

那蘆葦間有許愿的靈禽在低歌，

造下了時間的幸福，爲死爲生。



再會，世人，我從此長去而身死，
或跌在岩洞口百代固封的蛛網，
或陷入海水中新破空際的迴旋，
塵世上我已厭膩了在這身世。

一九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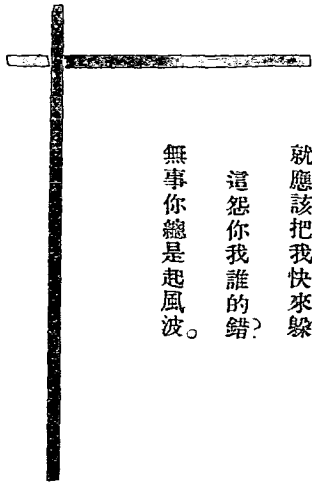
怨 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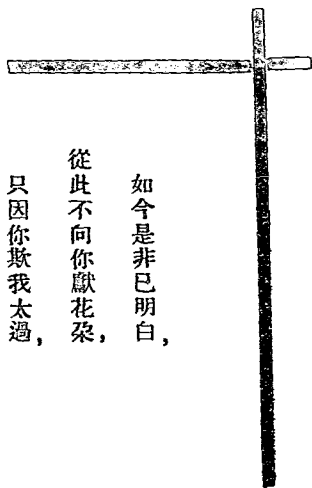
如其你真惱了我，

就應該把我快來躲；

這怨你我誰的錯？

無事你總是起風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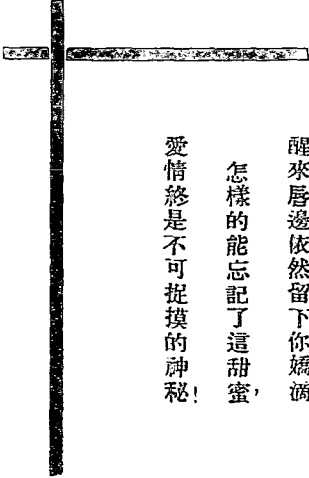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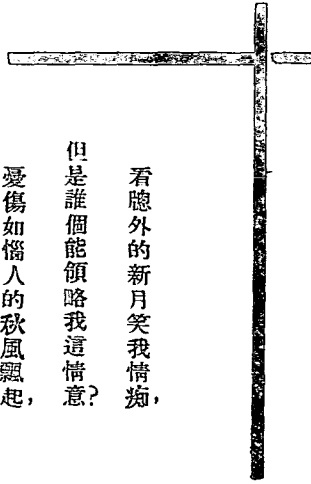
如今是非已明白，
從此不向你獻花采，
只因你欺我太過，
我們的愛情將撕破。

一九二八夏

夢
吻



夢到了和你接吻怪醉迷，
醒來唇邊依然留下你嬌滴。
怎樣的能忘記了這甜蜜，
愛情終是不可捉摸的神秘！



看隄外的新月笑我情痴，

但是誰個能領略我這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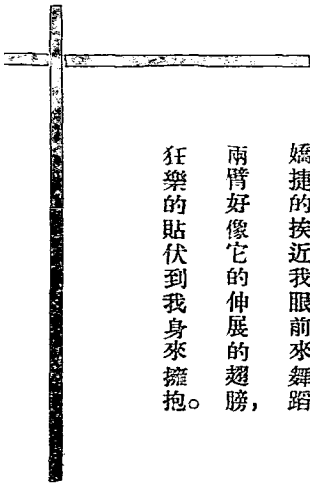
憂傷如惱人的秋風飄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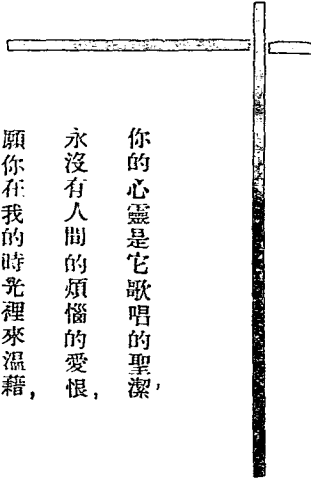
心懷空空的夢兒把我來欺。

一九二八夏

願你像隻金絲雀

把它的靈巧放在你脚步上，
矯捷的挨近我眼前來舞蹈，
兩臂好像它的伸展的翅膀，
狂樂的貼伏到我身來擁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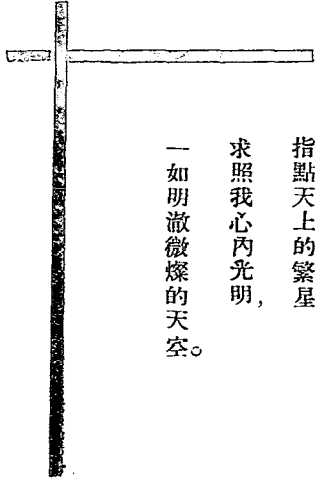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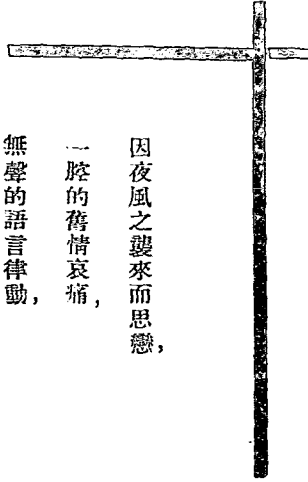
你的心靈是它歌唱的聖潔，
永沒有人間的煩惱的愛恨，
願你在我的時光裡來溫藉，
願你是一隻金絲鳥的化身！

一九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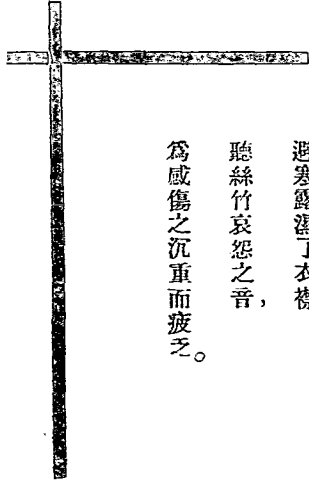
傷
懷

我徘徊在幽暗的庭中，
指點天上的繁星，
求照我心內光明，
一如明澈微燦的天空。





因夜風之襲來而思戀，
一腔的舊情哀痛，
無聲的語言律動，
使久望的眼睛而苦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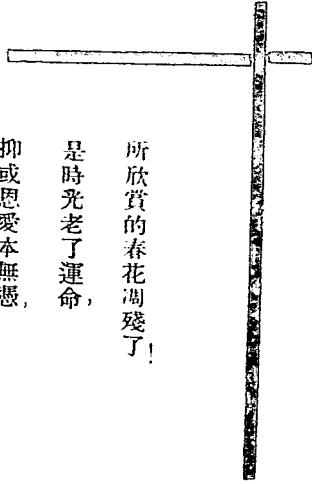


遂假身在陰影的牆下，

避寒露濕了衣襟，

聽絲竹哀怨之音，

爲感傷之沉重而疲乏。



所欣賞的春花凋殘了！

是時光老了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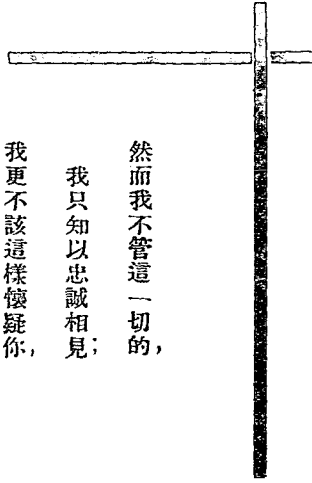
抑或恩愛本無憑，

緬想過往的情境難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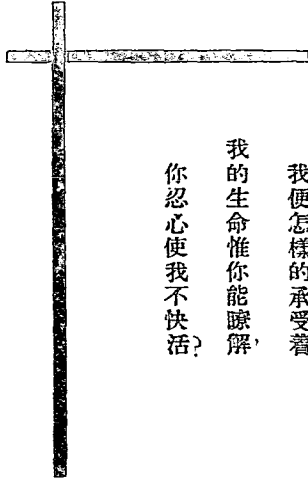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

在苦痛中

我跋涉着長途來見你，
是我對於你之忠誠，
這忠誠或讓你所賤棄；
甚而要讓你所惡憎。



然而我不管這一切的，
我只知以忠誠相見；
我更不該這樣懷疑你，
懷疑你的心腸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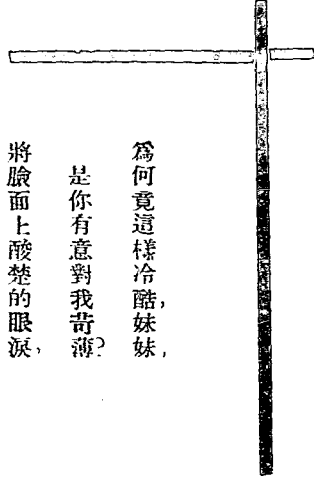


是以狂風怎樣的襲來，

我便怎樣的承受着，

我的生命惟你能瞭解，

你忍心使我不快活？



爲何竟這樣冷酷，妹妹，
是有意對我苛薄？
將臉面上酸楚的眼淚，
投向着空間來傾潑。

一九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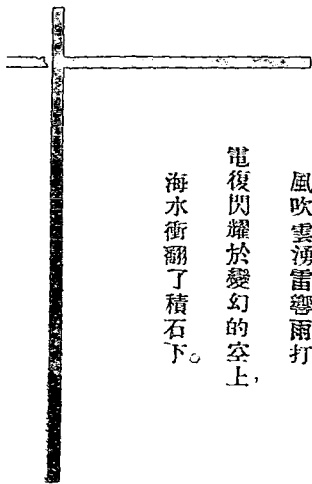
世紀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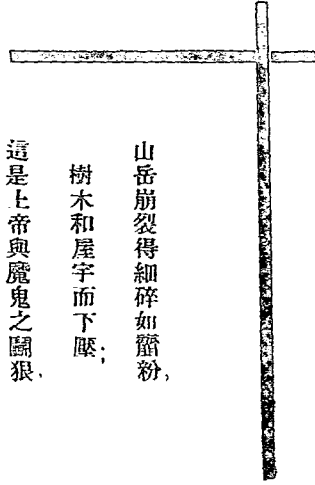
世紀轉變了，天地在震蕩，

風吹，雲湧，雷響，雨打，

電復閃耀於變幻的空中，

海水衝翻了積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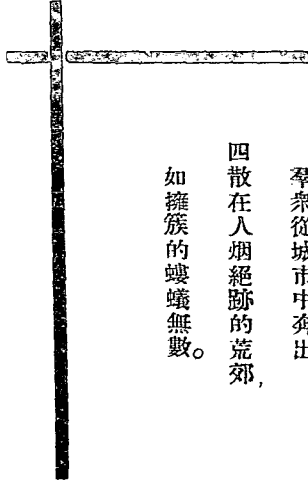


山岳崩裂得細碎如齏粉，

樹木和屋宇而下壓，

這是上帝與魔鬼之鬪狠，

坍倒了千年的古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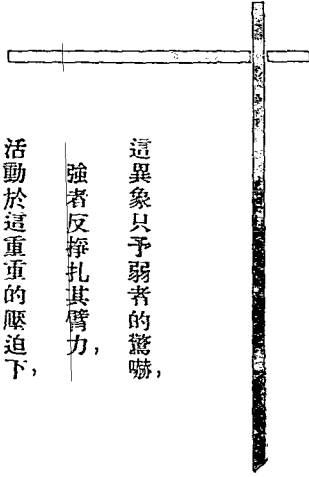


十字街頭的車馬紊亂了，

羣衆從城市中奔出，

四散在人烟絕跡的荒郊，

如擁簇的螻蟻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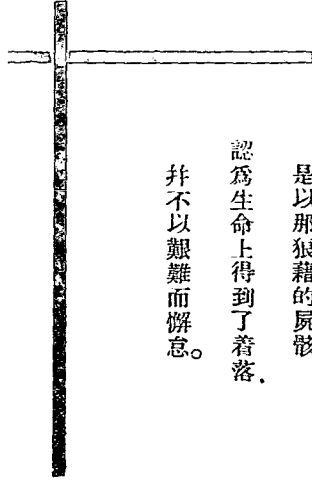


這異象只予弱者的驚嚇，

強者反掙扎其臂力，

活動於這重重的壓迫下，

以勝利為最後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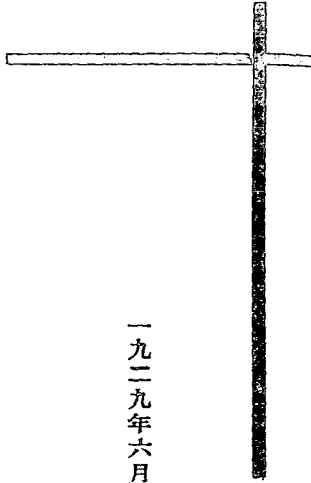


以犧牲爲其靈魂之寄託，

是以那狼藉的屍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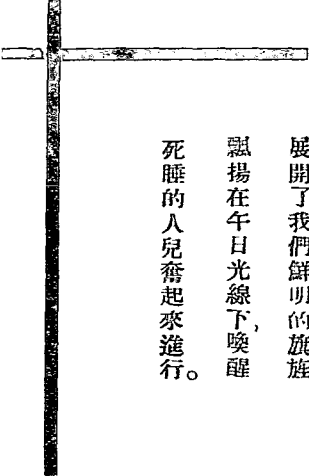
認爲生命上得到了着落，

并不以艱難而懈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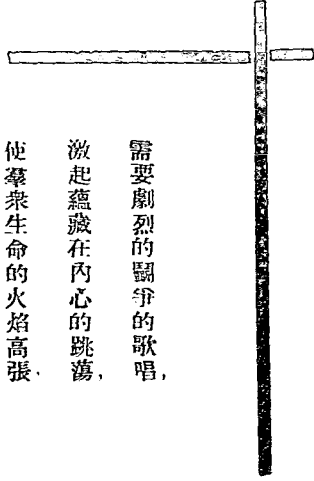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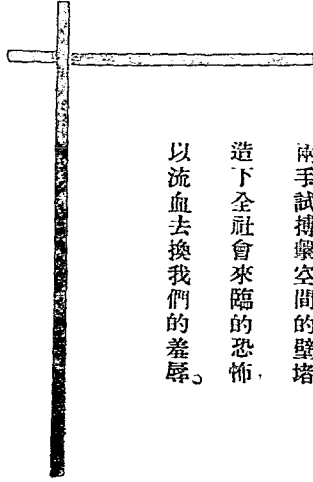
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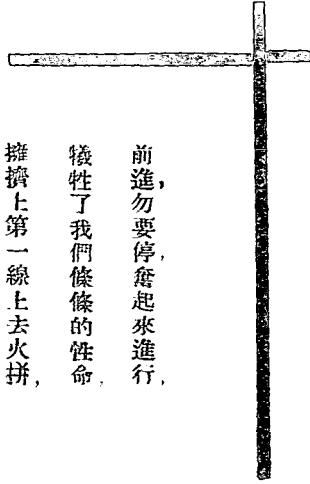
奮起，奮起來前進，勿要停，
展開了我們鮮明的旗旌，
飄揚在午日光線下，喚醒
死睡的人兒奮起來進行。



需要劇烈的鬪爭的歌唱，
激起蘊藏在內心的跳蕩，
使羣衆生命的火焰高張，
向那黑色的環境去掙扎。



表現在那積壓下的憤怒，
兩手試搏擊空間的壁堵，
造下全社會來臨的恐怖，
以流血去換我們的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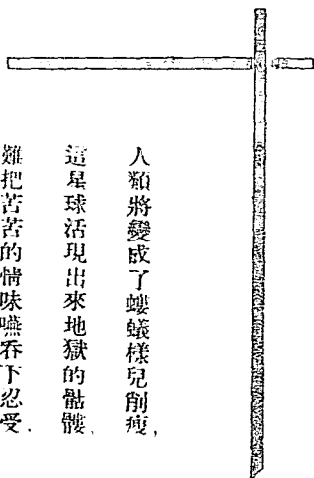


前進，勿要停，奮起來進行，
犧牲了我們條條的性命，
擁擠上第一線上去火拼，
如今的輸贏，如今已劃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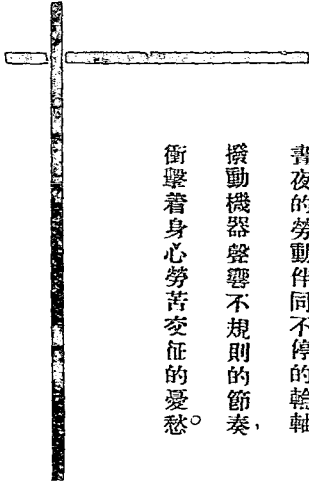
八，五，一九三〇

工業革命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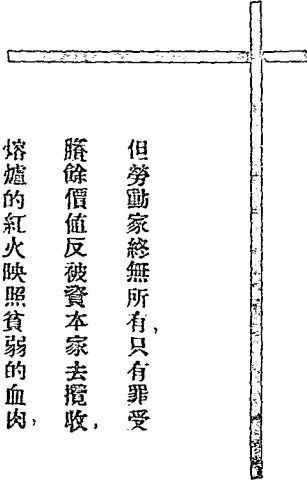
時代的劇變是在工業革命後，
鋼鐵的機器代替了肉的兩手，
無數的人羣因而恐慌而顫抖，
在黑色的週遭爲飢餓而張口。



人類將變成了螻蟻樣兒削瘦，
這星球活現出來地獄的骷髏，
難把苦苦的情味嚙吞下忍受，
拋棄開了鋤頭從農村間出走。



因生活的壓迫走到工廠裏頭，
晝夜的勞動伴同不停的輪軸，
撥動機器聲響不規則的節奏，
衝擊着身心勞苦交征的憂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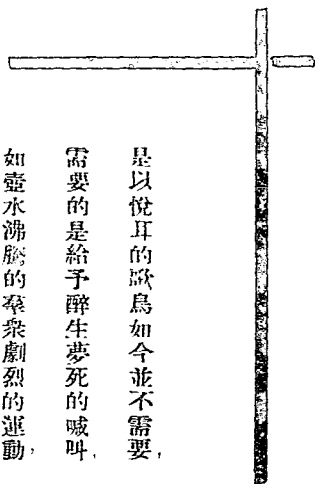


但勞動家終無所有，只有罪受
賸餘價值反被資本家去攬收，
熔爐的紅火映照貧弱的血肉，
毛孔淤塞煙囪及油膩的污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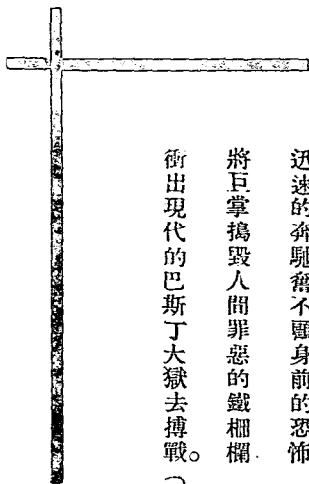
九，五，一九三〇

劇烈的表演

把汎濫的春水激動我們的心靈，
五月正午的太陽是世界的光明，
虛無的呻吟是時代弱者的病症，
人類的舞臺上表現的要像山崩。



是以悅耳的歌鳥如今並不需要，
需要的是給予醉生夢死的喊叫，
如壺水沸騰的羣衆劇烈的運動，
以血濺成了天空上奇麗的長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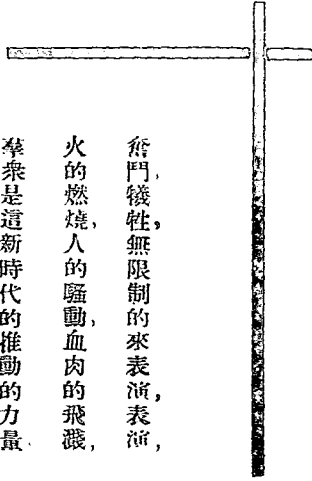


更需要在暴怒的旋風裡的地步，

迅速的奔馳，奮不顧身前的恐怖，

將巨掌搗毀人間罪惡的鐵柵欄。

衝出現代的巴斯丁大獄去搏戰。(註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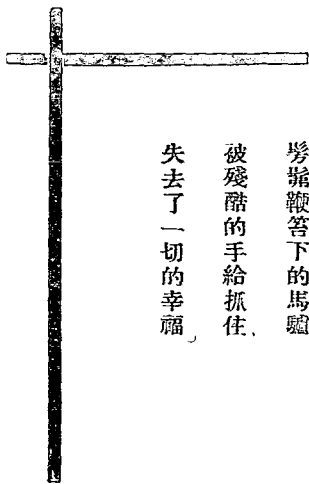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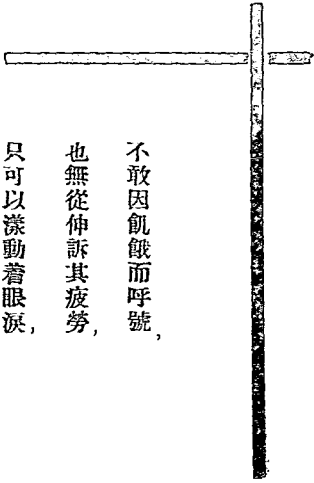
奮鬥，犧牲，無限制的來表演，表演，
火的燃燒，人的騷動，血肉的飛濺，
羣衆是這新時代的推動的力量，
由黑暗去尋找光明，生命的食糧。

一〇，五，一九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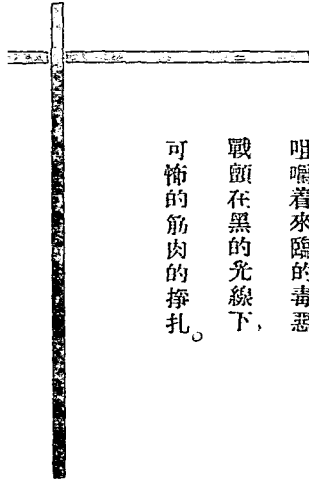
漆黑一團

生活在人間的地獄，
鬍鬚鞭笞下的馬騮，
被殘酷的手給抓住，
失去了一切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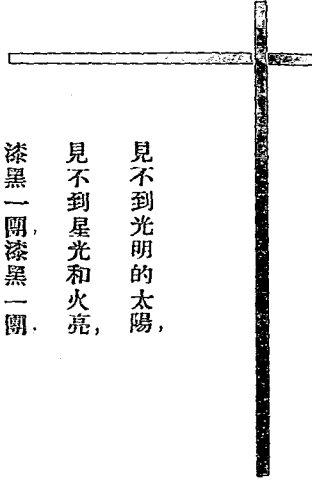




不敢因飢餓而呼號，
也無從伸訴其疲勞，
只可以漾動着眼淚，
忍耐着負重的苦累。



把頭部沉重的低落，
咀嚼着來臨的毒惡，
戰顫在黑的光線下，
可怖的筋肉的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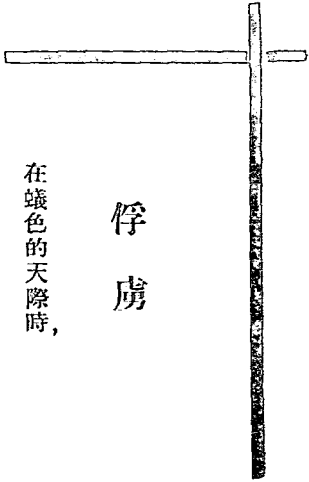
見不到光明的太陽，
見不到星光和火光，
漆黑一團，漆黑一團，
捲入在颶風中盤轉。

五，二七，一九三〇

苦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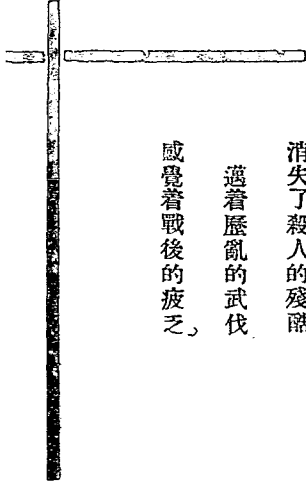
罩在苦悶的空氣下的，
坐活好像是待滅的燈火，
雖誘惑的蜂蝶接續飛過，
只增添了撩人的煩膩，
反憂鬱的沉默了其言語，
尋醉在寂寥的酒樓中，
將烟霧遮掩還醉的兩眼，
在人間無朝無夕的睡眠，
躲避襲來一切的惡夢。

一九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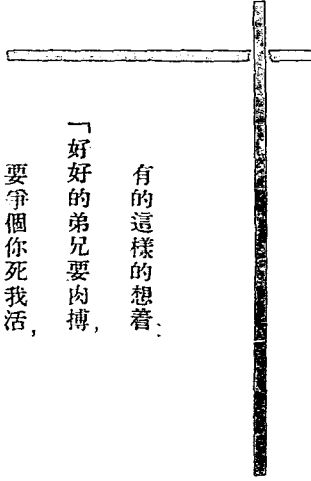


俘虜

在蠟色的天際時，
俘撈來一隊的戰士，
身穿不整的衫衣，
被繳去了他的軍旗。



兩手赤着沒槍刀，
消失了殺人的殘酷，
邁着歷亂的武伐，
感覺着戰後的疲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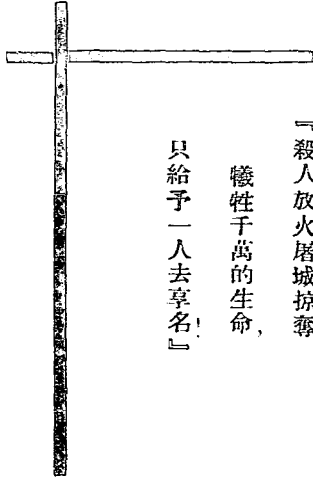


有的這樣的想着：

「好好的弟兄要肉搏，

要爭個你死我活，

這樣的是爲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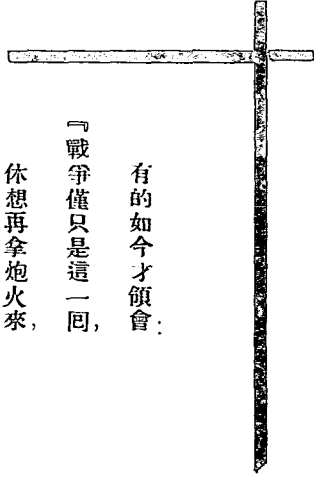


有的這樣的忖度：

『殺人，放火，屠城，掠奪，

犧牲千萬的生命，

只給予一人去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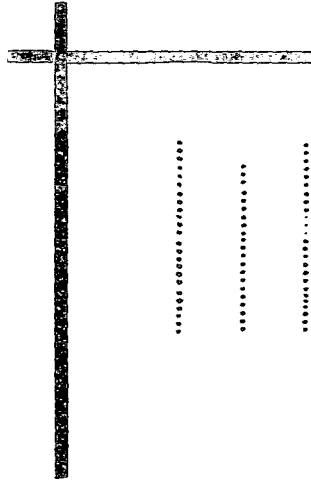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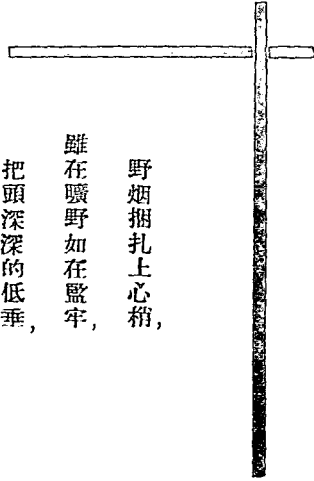
有的如今才領會：

『戰爭僅只是這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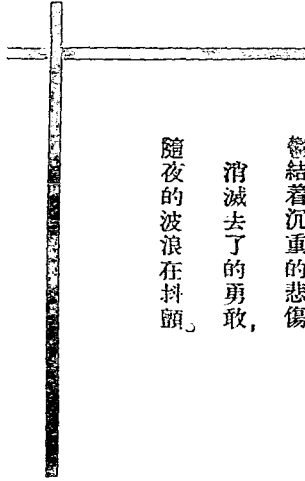
你想再拿炮火來，

使我們把戰線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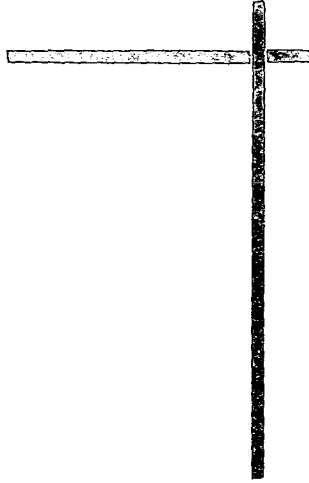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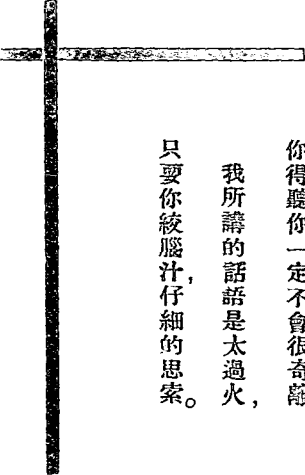
野烟捆扎上心梢，
雖在曠野如在監牢，
把頭深深的低垂，
眼眶上落下來淚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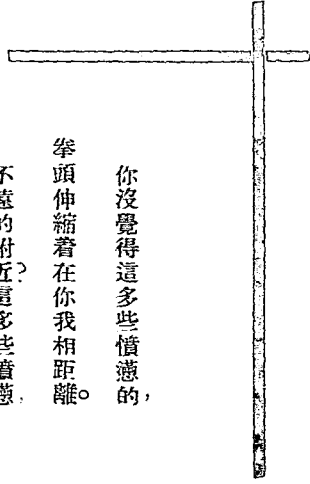
沒有雄壯的歌唱，
鬱結着沉重的悲傷，
消滅去了的勇敢，
隨夜的波浪在抖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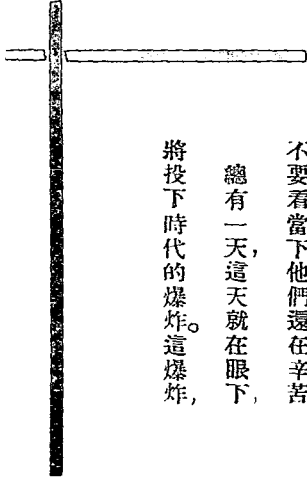
爆炸



朋友，我把這話來告訴你，
你得聽，你一定不會很奇離，
我所講的話語是太過火，
只要你絞腦汁，仔細的思索。



你沒覺得這多些憤懣的，
拳頭伸縮着在我我相距離。
不遠的附近？這多些憤懣，
是收聚多少的火把在點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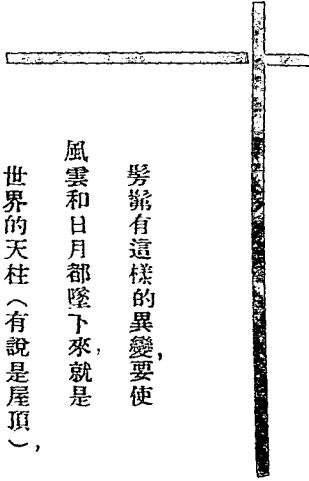


天上，人間的一個大恐怖。

不要看當下他們還在辛苦，

總有一天，這天就在眼下，

將投下時代的爆炸。這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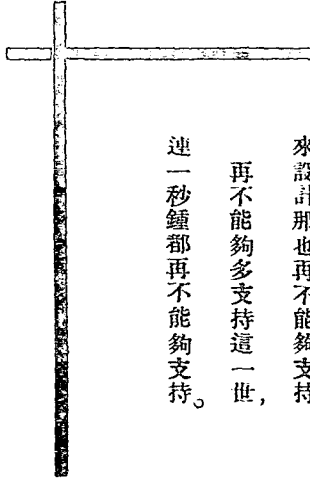


髣髴有這樣的異變，要使

風雲和日月都墜下來，就是

世界的天柱（有說是屋頂），

挨弗拉斯峯也撐不住天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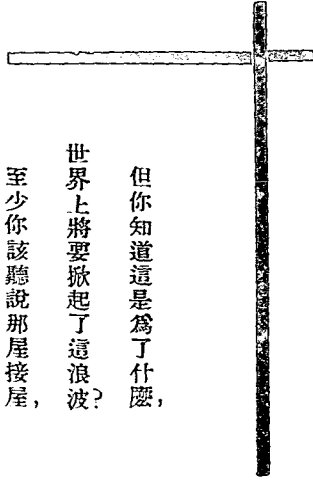


就是鬼斧神工的工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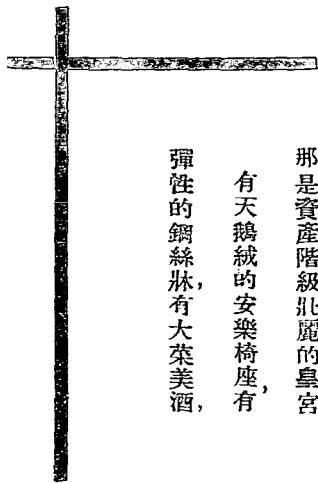
來設計，那也再不能夠支持，

再不能夠多支持這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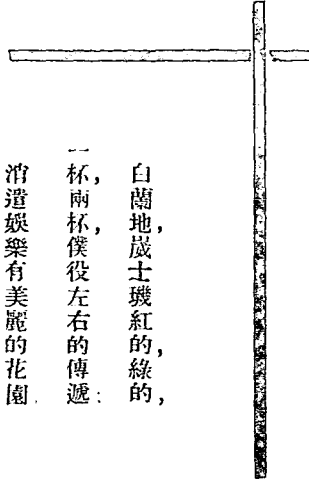
連一秒鐘都再不能夠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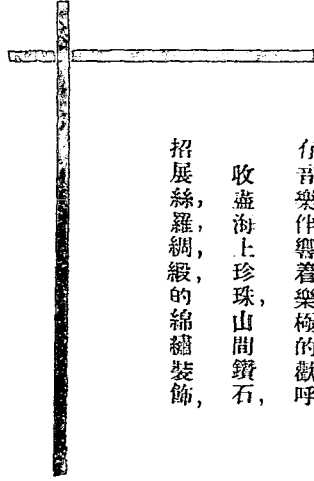
但你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世界上將要掀起了這浪波？
至少你該聽說那屋接屋，
密接成圍套，又圍套成無數。



的層次的，樓房疊疊重重，
那是資產階級壯麗的皇宮，
有天鵝絨的安樂椅座，有
彈性的鋼絲牀，有大菜美酒，



白蘭地，威士磯紅的，綠的，
一杯，兩杯，僕役左右的傳遞：
消遣娛樂有美麗的花園
屋頂花園，家庭劇場，電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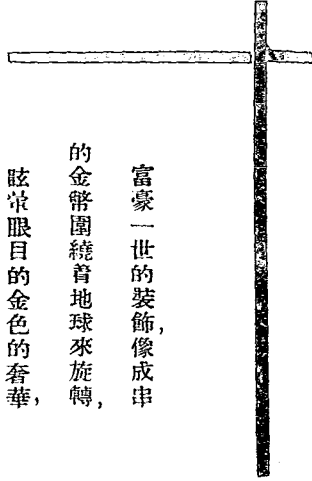


再不然，舉行交際的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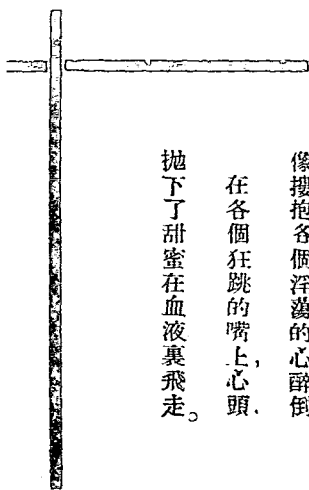
有音樂伴響着樂極的歡呼，

收盡海上珍珠，山間鑽石，

招展絲，羅，綢，緞，的綿繡裝飾，



富豪一世的裝飾，像成串的
金幣圍繞着地球來旋轉，
眩暈眼目的金色的奢華，
幻覺着五色的彩蝶舞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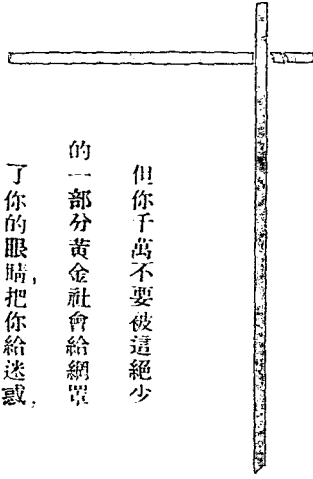


那男的，女的，緊貼的摟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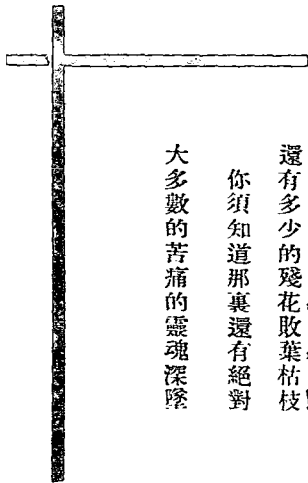
像摟抱各個淫蕩的心，醉倒

在各個狂跳的嘴上，心頭，

拋下了甜蜜在血液裏飛走。



但你千萬不要被這絕少
的一部分黃金社會給網罩
了你的眼睛，把你給迷惑，
像迷惑在牆園裏的花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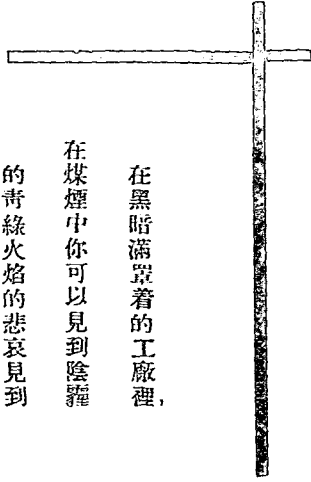


美麗奪目的花卉中，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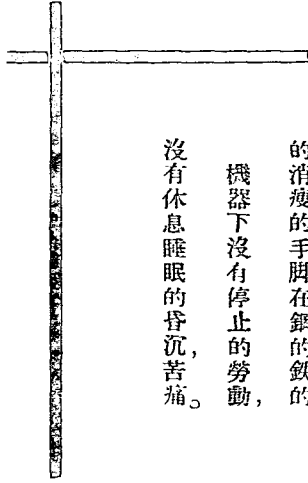
還有多少的殘花，敗葉，枯枝！

你須知道那裏還有絕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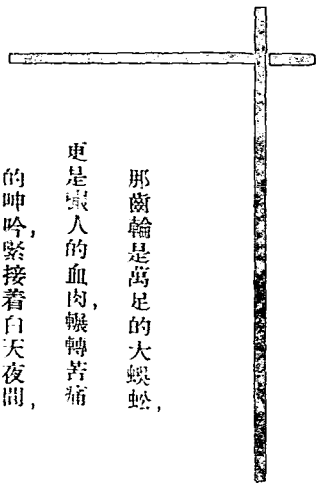
大多數的苦痛的靈魂深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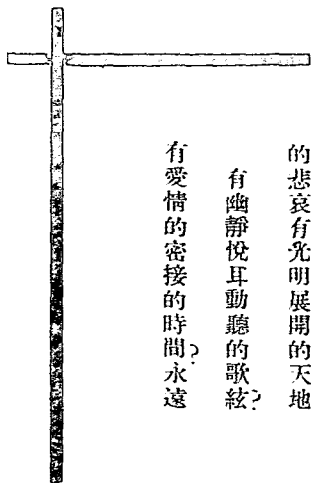
在黑暗滿罩着的工廠裡，
在煤煙中你可以見到陰霾
的青綠火焰的悲哀見到
熊熊的烈火在暴怒，在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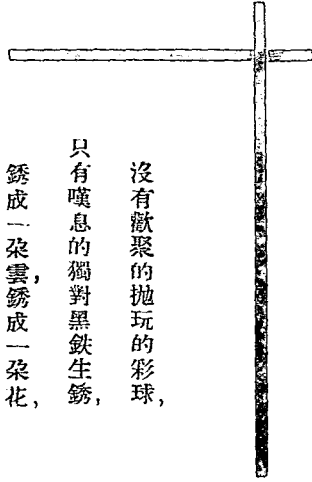
想必是也在同情那累極，
的消瘦的手脚在鋼的鉄的
機器下沒有停止的勞動，
沒有休息睡眠的昏沉，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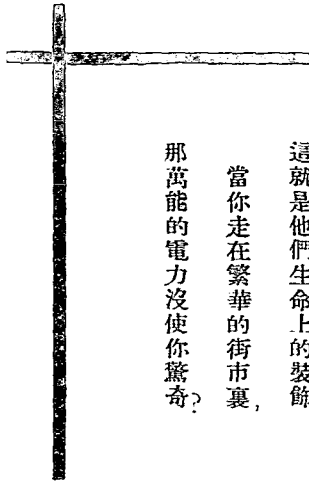
那齒輪是萬足的大蜈蚣，
更是張人的血肉，輾轉苦痛
的呻吟，緊接着白天夜間，
推移到幾千百代，幾千萬年，



何嘗夢想過心靈那油膩，
的悲哀有光明展開的天地？
有幽靜悅耳動聽的歌絃？
有愛情的密接的時間，永遠



沒有歡聚的拋玩的彩球，
只有嘆息的獨對黑鐵生鏽，
鏽成一朵雲，鏽成一朵花，
鏽成一幅金銅顏色的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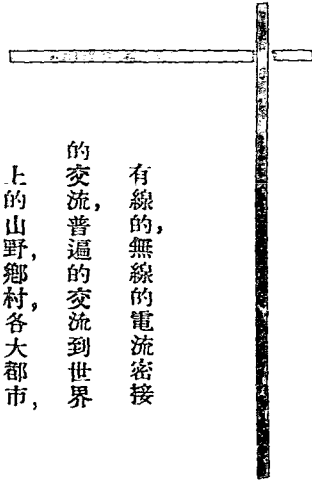


鏽成一具在蛀潰的腐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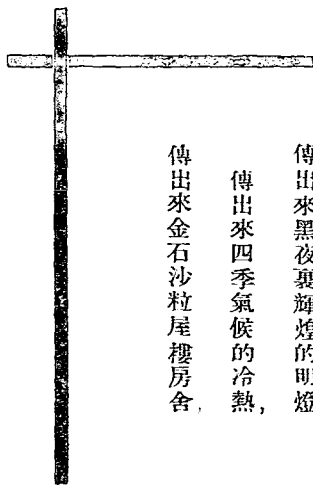
這就是他們生命上的裝飾。

當你走在繁華的街市裏，

那萬能的電力沒使你驚奇？



有線的，無線的電流密接
的交流，普遍的交流到世界
上的山野，鄉村，各大都市，
像千萬匹馬力迅速的飛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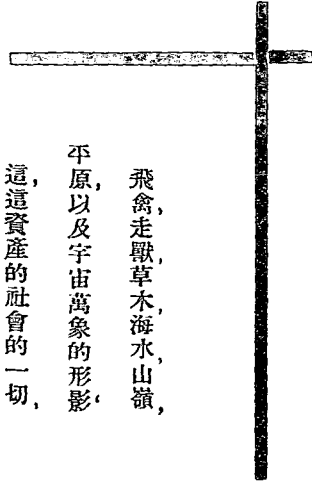


傳出來力量，
傳出來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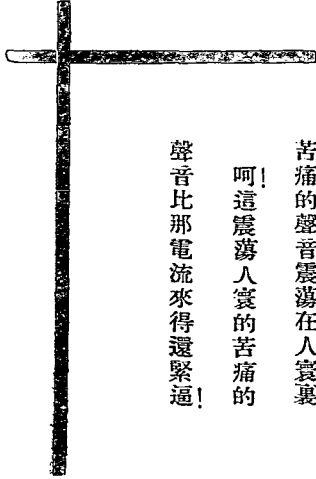
傳出來黑夜裏輝煌的明燈，

傳出來四季氣候的冷熱，

傳出來金石沙粒屋樓房舍，



飛禽，走獸，草木，海水，山嶺，
平原，以及宇宙萬象的形影，
這，這資產的社會的一切，
一切都多未使人驚奇！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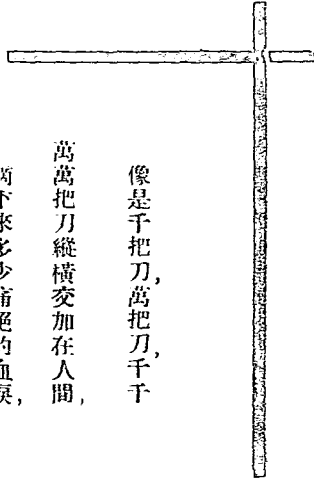


但你可曾感到有多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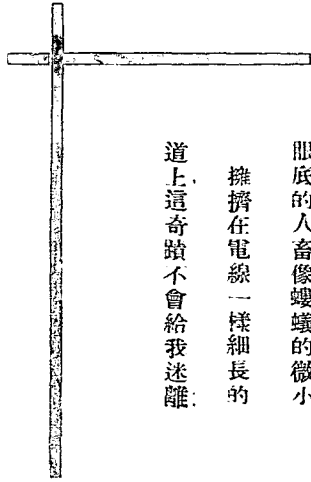
苦痛的聲音震蕩在人寰裏。

呵！這震蕩人寰的苦痛的

聲音比那電流來得還緊逼！



像是千把刀，萬把刀，千千
萬萬把刀縱橫交加在人間，
洒下來多少痛絕的血淚，
凝成了天地間慘慘的情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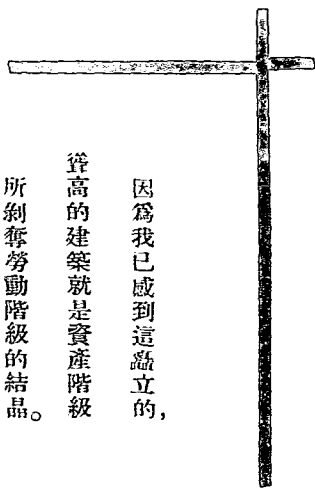


當我從百丈高俯首下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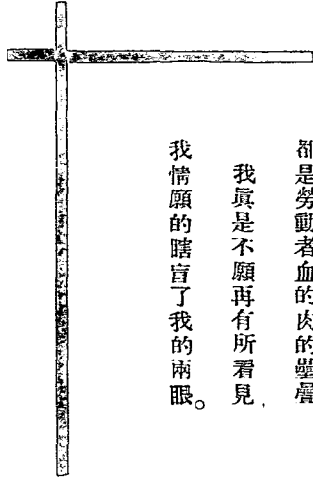
眼底的人畜像螻蟻的微小

擁擠在電線一樣細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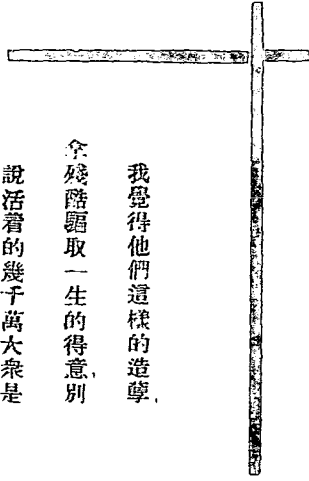
道上這奇蹟不會給我迷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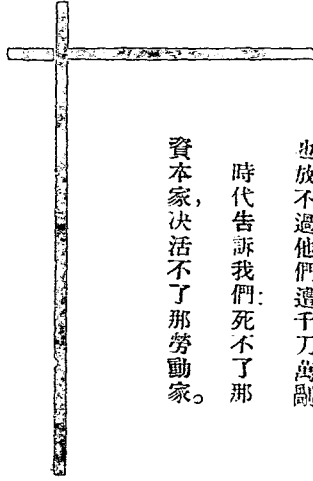
因爲我已感到這矗立的，
聳高的建築就是資產階級
所剝奪勞動階級的結晶。
不，不僅只是這樣，我已認清



萬惡的資產社會的一切。
都是勞動者血的肉的壘臺。
我真是不願再有所看見。
我情願的瞎盲了我的兩眼。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造孽，
拿殘酷驅取一生的得意，別
說活着的幾千萬大眾是
饒恕不了他們的一生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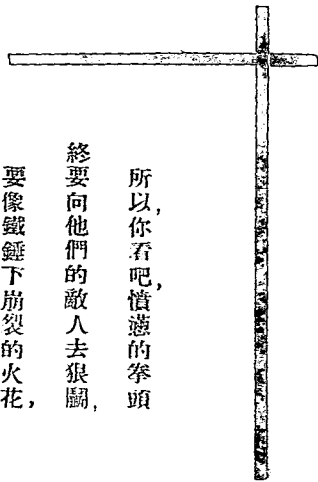


就是陰司（假使是有的話，）

也放不過他們遭千刀萬剮。

時代告訴我們：死不了那

資本家，決活不了那勞動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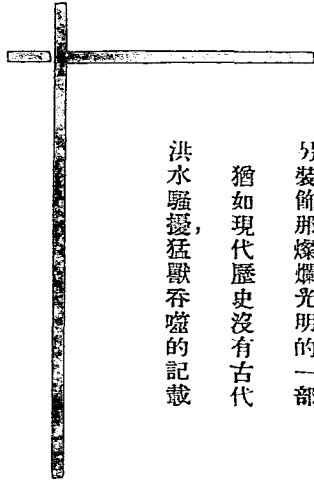
所以，你看吧，憤懣的拳頭
終要向他們的敵人去狠鬪，
要像鐵錘下崩裂的火花，
終要對準了現社會來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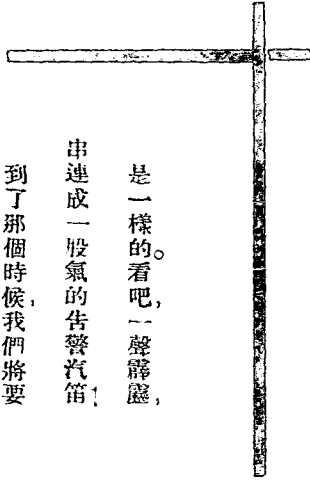
爆炸去了這人類的污毒，

另裝飾那燦爛光明的一部，

猶如現代歷史沒有古代

洪水騷擾，猛獸吞噬的記載





是一樣的。看吧，一聲霹靂，
串連成一股氣的告警汽笛！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將要
從驚奇中找到了歡呼狂叫。

一九三一年暑假

註釋

(一) 玉華山 在西山的香山園附近，西山臨東一帶，除去鬼頭山外，大概以這山爲最高。

(二) 金鳳蝶 蝶中之一種，體色黃，有黑直線紋。前翅黑，具黃紋三道。後翅有黑藍黃三色。展開翅翼來，約模有四寸大。晴天飛迴花間而採蜜，雨天或夜間靜止在樹蔭下。

(三) 邱辟忒 邱辟忒 [Jupiter, 希臘神。見希路條。

(五) 希路 希路 Hero 是維納絲的寺院的女尼，住在海上。一個孤塔中。少年林忒 Leucile 慕其色，心旌搖搖。有一次，舉行大祭典禮時，維納絲命邱辟忒向他們倆各個射中了愛情的箭。

枝。於是希路便毅然的答應了林忒的愛戀，將她的住所告諸他，並約他每夜到她那裏相會見。——詳見希臘神話。

(六) 濟慈 濟慈 Keats 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浪漫派詩人，曾作有「夜鶯之歌」Ode to nightingale

(七) 雪萊 雪萊 Shelley 也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浪漫派詩人，曾作「雲」，The Cloud

(八) 瓦特絲 瓦特絲 G.E. Watts 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一位大畫家。作有「希望」一畫。本節所引用的「希望」則胚胎於此。

(九) 郝爾甘尼 郝爾甘尼 Haleganue 是晨星聶士 Ceyx 的妻子。牠因為她丈夫久出不歸，心中很悵想，每日到海灘上去望

他。一天，在海潮退落時，在沙積上忽然發見她丈夫被滄的屍體。哀痛不欲生，竟易變爲翠鳥。——詳見希臘故事。

(十) 加努忒 加努忒 Canute 是英國阿爾佛 a'fred 百年後一位君王。一天，他坐在海岸上，海水直奔他來，沒沒他的鞋，並且濺濕他的衣服，加氏下令給海水，說：『I command you to come no faster,』但海水依然如故。

(十一) 特洛依 特洛依戰役 Trojan War 是柏萊烏斯 Deion and 西諦斯 Thetis 結婚時，大宴諸神，獨沒有女神露里斯 Eris 因此她大怒，將金蘋果投於諸神宴席上，致引起諸神的紛爭，戰爭凡九年。——見荷馬依里亞特 Iliad 史詩。

(十二) 優萊賽斯 優萊賽斯 因在特洛依戰爭時曾傷害海神柏賽頓 Poseidon 的獨眼兒子，特別的懷恨他，戰後各個英雄都已安然回家，獨有優氏因海神作梗，他竟在千里甫沙島上飄流。

(十三) 英笛美 月神狄安。Diana 因牧童英笛美 Endymion 的貌美，每夜偷偷他，——詳見希臘神話。

(十四) 達芬 愛波羅會戀愛過河神比納士 Deneus 的女兒達芬 Daphne，但是她因為懼怕他熱烈的愛戀，於她逃遁了。

——詳見希臘神話。

(十五) 耶路撒冷 猶太城，按基督教稱為聖地。

(十六) 伯利恆 猶太城中之一。

(十七) 希律 猶太國王。

(十八) 以色列 在猶太國北。

(十九) 郇山 耶路撒冷城北。

(二十) 巴斯丁大獄 法國革命時羣衆會突破巴斯丁大獄，

勢聲浩大，不可遏止。法之革命成功，皆賴此舉。

